魔法宠物领养处

幸运女孩克洛弗

[加拿大] 凯莉·乔治 / 著
[德] 亚历山德拉·博格 / 绘
吴华 / 译

中信出版集团

版权信息

书名:魔法宠物领养处·幸运女孩克洛弗

作者:[加]凯莉·乔治

译者:吴华

ISBN:9787521700022

中信出版集团制作发行

引文

献给我的诺诺，

他远比我更早意识到我会成为一名作家。

——凯莉·乔治

给瓦妮莎和安德烈娅，爱你哟。

亲亲，抱抱。

——亚历山德拉·博格

1　克洛弗



运气就像魔法，神秘莫测又让人兴奋，却没法儿解释。它不合逻辑，没有公式，甚至没有哪本书能把它讲明白。你要做的就是——相信它。

克洛弗就坚信不疑。她相信运气确实存在——只不过她的运气都是坏运气。她出生在像猫胡子一样稀疏的月色下，这可是个坏兆头，从那一刻起，她就注定了老是倒霉：自行车爆胎啦，面包烤煳啦，诸如此类，更不用提那些和宠物有关的麻烦了。

她想尽各种办法扭转运气，比如把自己的房间漆成鲜绿色——那是幸运三叶草的颜色，因为“克洛弗”的意思就是“三叶草”。她在屋顶贴上了流星的画片，这样每天晚上都能许愿；她在床头挂起了一块马蹄铁，把果酱罐子摆在窗台上，里面都是她收集来的硬币，亮闪闪的。她甚至还随身戴着幸运符，分分秒秒都不摘掉。这天早上，她又往口袋里塞了一只许愿骨[注]。不过，这些招数好像都没什么用。



至少在当时，许愿骨并没有助她一臂之力。今天才是假期的第一天，可整个夏天却仿佛已经全毁了：刚才，她最好的朋友艾玛打来电话，说自己终于可以去小马营[注]了。艾玛和克洛弗都很想去小马营，不过名额已经报满了。可是就在今天早上，有人临时退出，而在候补名单上，艾玛排在克洛弗前面，所以……

“开心点儿，”艾玛在电话里说，“说不定还会有人退出呢，那样你就可以来了。”

可是克洛弗知道，才不会有那种事呢！

小马营会持续整个假期，直到开学才结束。大家住在一起，一块儿过夜，一块儿吃冰激凌，一块儿探险、玩闹……整个夏天都和好朋友在一起，多好啊！

“至少还有你陪着我，”克洛弗对她的新宠物金丝雀佩妮说道，“我可以教你唱歌，还有，嗯，各种好玩儿的事。反正我们会开心的。”

克洛弗仔仔细细地检查了卧室的门和窗子，确定它们都牢牢关住了，然后才把佩妮从笼子里放了出来。她抚摸着鸟儿金黄色的羽毛……砰！哗啦！一个棒球击中了窗玻璃，擦过装硬币的果酱罐子和石头小乌龟镇纸，砰的一声落到了她的床上。

“哎呀！”克洛弗叫起来。

说时迟那时快，佩妮从克洛弗的手指间钻了出来，穿过窗玻璃上的那个洞，飞到外面去了。



“喂！别走！别走！”克洛弗叫得更大声了。

她跑出卧室，冲下楼梯，推开大门。“佩妮！”她一边喊，一边追着鸟儿跑，鞋子踏在人行道上啪嗒啪嗒直响，“佩妮，快回来！”

外面空荡荡的，扔棒球的家伙早就不见了。佩妮叫着飞过草坪，沿着大街径直往前飞去。克洛弗紧追着它跑。

快要飞出街区的时候，佩妮落在一排尖头篱笆上歇脚。克洛弗蹑手蹑脚地悄悄靠近，想捉住它。可眼看伸手就要碰到鸟儿了，佩妮却又飞了起来，朝着旁边的街区飞去。就这样，佩妮飞飞停停，克洛弗一直也没能捉住它。

不久，她们就来到了镇子边上，佩妮还是继续往前飞。克洛弗跑得有点儿岔气，但她依旧没停下来。

她跑啊跑啊，穿过农民的田地，翻过起伏的山丘，不知不觉间，脚下的路变得弯弯曲曲，崎岖难走，藤蔓丛生。克洛弗还从来没到过镇子外面这么远的地方，觉得岔气的地方越来越疼了。

小路拐了个弯，克洛弗一时看不见佩妮了。等她也转过弯的时候，却一下子呆住了：大树和灌木密密实实地挡在前面，像一堵绿色的围墙。她跑到伍德森林里来了。



她的金丝雀站在一棵小歪脖树的树尖儿上，就像一颗小小的金色星星。

“来我这儿呀，佩妮！好鸟儿！快来！”克洛弗喊道。她伸出双手，慢慢地往前蹭。可是佩妮却欢快地叫了一声，随后便飞起来，消失在森林里。

“躲远点儿，躲远点儿，伍德森林是怪兽们的地盘儿。”克洛弗突然想起了

在学校里唱过的这首儿歌。镇子里的人总是远远地躲着伍德森林，因为那是一片陌生的地带，而且树外有树、林外有林，深不可测——传闻是这么说的。

前方的树木吱吱嘎嘎地摇晃着，树影摇曳间，光线一会儿明一会儿暗；一阵微风吹着口哨穿过枝丫，透出诡异的气氛。

克洛弗吓了一跳，伸手摸了摸口袋里的许愿骨。虽然它一直没带来什么好运气，但她愿意再给它一次机会。

她深吸了一口气，开始找路。有一条小径被茂盛的草木覆盖，很难看清楚，但是当她拨开最前面的几丛灌木时，便豁然开朗了。

树木的枝叶苍翠丰茂，投下幽暗的阴影，地上铺满了腐烂的木头和羽毛般的苔藓，还点缀着白色的小花。空气也十分的新鲜清爽。

森林很美，只是看起来有一点点吓人罢了，根本就不是“深不可测”。不过，佩妮已经不见了，它飞远了，再也不回来了。

“蠢到家的坏运气！”克洛弗眨眨眼睛，把眼泪憋了回去。她又把手伸进口袋，掏出了那只许愿骨。“你这不管用的幸运符！”她铆足力气，抡起胳膊，把许愿骨扔了出去。

许愿骨斜飞出去，砸中了一截矮树桩，又弹了回来，差点儿打到克洛弗的脸上。

不过克洛弗完全没注意到这个，因为她正盯着一大张厚厚的、发黄的纸。这张纸钉在附近的树干上，边缘卷曲，褪了颜色，上面几行手写的字曾被雨水打湿，留下了一道道的痕迹。

克洛弗走近了一点儿，看到上面写着：

你喜欢动物吗？

你想帮助它们找到美满的家吗？

我们的领养处需要你！

加入魔法宠物领养处成为一名志愿者吧！

纸的底部还附着一些用来提示方向的小纸条，但是一张都没有被撕掉。

克洛弗又读了一遍纸上的字，然后，读了第三遍。她确实非常想拥有自己的宠物，但是佩妮飞走了，这正说明——这回如此，以后也一样——她的运气实在不怎么样。

如果我在宠物领养处工作，她想，那就不必真的养一只宠物，也能和动物们在一起了。我能帮助它们。换个办法，改改运气，我能做得到。

于是，她小心地撕下了纸下面的第一张小纸条，看了看上面的字：“魔法宠物领养处（M.A.A.A.）[注]，龙尾巷1号。请沿此路直行，至转弯处即可。请按指示牌行进。”

克洛弗犹豫了一下：闯进伍德森林里找自己的鸟儿是一回事，应征志愿者可就是另一回事了。谁会在森林里开一家宠物领养处呢？住在森林里的只有动物，不是吗？

她再一次环顾四周：树冠在风中摇摆，两只松鼠在窃窃私语——除了动物，这里确实还有别的生灵。

至转弯处即可，克洛弗想，反正也不远，我至少可以去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。

她把小纸条对折起来，装进口袋里放好，然后就沿着小路出发，去找第一个指示牌。虽然运气不太好，但克洛弗总是满怀希望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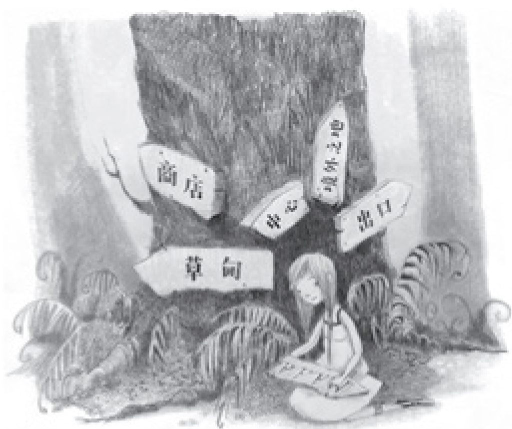
1. 许愿骨：一般是指禽类颈胸部一块状如字母Y的骨头，生活中常见的为鸡骨。西方有一个古老的风俗：吃鸡过程中拿到这根骨头时，两个人捏住骨头分叉的两端用力拉扯，谁手里的骨头比较长，谁就会有好运气，还可以许下一个秘密愿望。所以这块Y形骨头就被叫作“许愿骨”。前文提及的“三叶草”“流星”“马蹄铁”也都是西方传说中可以带来“好运气”的幸运物。——译者注
2. 小马营：一种夏令营。——译者注
3. 魔法宠物领养处，全称Magical Animal Adoption Agency，M.A.A.A.是它的首字母缩写。——译者注

2　魔法宠物领养处

克洛弗本以为很快就能找到地方，但指示牌太少了，她花了不少时间在伍德森林里钻来钻去。

这时，她来到了一个路口，有好几条路从这里通往不同的方向。路口中央有一棵大树，上面钉着很多箭头形状的指示牌。一个牌子上刻着“商店”，这让克洛弗十分惊讶：森林里竟然有商店！是哪一种商店呢？肯定不是那种售卖鞋帽糖果的普通商店。不过，既然这里有宠物领养处，谁知道商店会是什么样！

还有两个牌子上分别刻着“草甸”和“出口”。“出口”指示牌指向克洛弗来时的这条路，所以它肯定是通往伍德森林之外和克洛弗住的镇子。



不过，刻着“中心”和“境外之地”的牌子就有点儿让人不明白了。“中心”指示牌指向的是一条幽深、崎岖的小路，也许这是通往伍德森林中心的路，克洛弗想。那么，“境外之地”会不会是指位于伍德森林另一边的镇子和村庄呢？她正想看看这条路怎么样，却差点儿被脚下的什么东西绊倒——是一块掉在地上的箭头指示牌。

她捡起牌子，只见上面刻着黑色的字母：M.A.A.A.。

“哦，糟了！”克洛弗低声叫道，“这下我该往哪儿走呢？”

她又看了看大树上的其他箭头指示牌：所有的岔路都有牌子对应，只有最靠左的一条路除外。那条路是通向宠物领养处的吗？肯定是的。

克洛弗把指示牌靠着大树放好，向左边那条路走去。不一会儿，她就来到了一片空地，远处似乎有一座漂亮的茅屋，烟囱里正冒着烟。路变窄了，指示牌上有三个字：龙尾巷。这里并没有什么巷子呀，就像克洛弗家附近的那种小巷，不过视线所及之处，也没有别的建筑了，所以她一定找对地方了。克洛弗开心极了，她甚至觉得自己很……幸运。

可是，开心的感觉转瞬即逝，天空中突然乌云密布，下起雨来。雨下得很大，没过多久，雨水就顺着克洛弗的鼻尖滴了下来。

更糟的是，有个女人抱着一只小白猫，匆匆忙忙地冲了过来，一下子把克洛弗撞出小路，跌进了一摊泥水里。

那个女人穿着一件黑色雨衣，软兜帽垂下来遮住了脸，看起来就像一朵包裹着雷电的乌云。那只小白猫则没遮没挡，浑身湿透，喵喵直叫。

“看好你的路！”那个女人厉声说道，好像做错事的是克洛弗。



看好你的小猫！克洛弗很想这么回答她。可是她还没说出这句话来，那个女人就急匆匆地走了。

克洛弗觉得，简直没有比这更糟糕的事了。

不过，这还用说吗，当然有了，事情真的变得更糟了。

宠物领养处隐藏在小路的尽头。这条路弯弯曲曲的，就像一条巨大的尾巴，至于是不是像“龙尾”，克洛弗就说不好了，她只在故事书里看到过龙。

而这个宠物领养处，也像是从故事书里冒出来的一样。

龙尾巷1号，是一大片位于低洼处的木头房子，茅草房顶上覆盖着青苔，仿佛厚厚的皮毛。葡萄藤盘绕在两侧，房后的烟囱里冒出轻飘飘的烟雾。右边矗立着一座高塔，摇摇欲坠。一道老旧的木篱笆把房子围了起来，像是在龇着牙笑呢。前门旁边站着一个昏昏欲睡的花园小精灵，大门口上挂着牌子：

欢迎来到M.A.A.

牌子的边缘参差不齐，最后一个字母A还少了一角，好像被什么给咬掉了似的——一定是什么大家伙干的。

这一切并没有吓住克洛弗，但的确让她惊异不已。她摸了摸口袋，过了一会儿才想起，许愿骨已经扔掉了，自己摸到的是之前撕下来的那张小纸条。她一下子就安心了。

尽管脚丫在鞋子里挤得难受，克洛弗还是费劲地穿过大门口，走过小径，踏上台阶。门把手上挂着“入口”标志，不过下面还有一行小字：风险自负。这个牌子好像也被咬过——边缘被什么东西细细地啃了一圈。门把手是木头做的，雕成了鸟喙的形状。

克洛弗慢慢地推开了门。

房间里有一股淡淡的烟味儿，好像很多年都没人打扫过这里了，到处都是灰尘，一切都显得旧旧的。书架上放满了书，这些书都朝一边微微倾斜，高高堆起的纸张把书桌埋了起来，墨水瓶里插着一支红色的羽毛笔。其中一摞纸上有一只小小的银铃铛，标有“按铃服务”字样。

书桌旁边有一张厚实的地毯，上面摆着两把椅子和一个长沙发，中间搁着一个茶几。茶几上放着一些小册子，封面上写着：从火星到火焰：如何召唤友善之火；非常之蛋的照料办法；烦人的蟾蜍：黏疙瘩占卜法。

在角落里的架子上，单独放着一本金色的大书。

这个房间里乱七八糟的，可是墙壁上连一张小动物的图片或海报都没有。克洛弗以前见过的那些宠物店、去过的那些动物诊所可都不是这样的。在

书桌后面的墙上，挂着一句广告语：非同一般的动物，只有不敢养，没有不能养。克洛弗喜欢这句话，也许这家领养处里会有鹦鹉和刺猬之类的宠物呢。

她小心地避开书桌上的纸堆，按响了那只银铃铛。

克洛弗等了又等，可是没人来应答。

她正想离开这儿，书桌后面有一扇门开了，走出一位老爷爷。

“等一等，别这么没耐心。”他嚷嚷着，像是很不高兴被人打扰。

他只比克洛弗高一点点，留着又短又尖的白胡子，衬衫上蹭了一道道烟灰。

老爷爷扬起眉毛，打量着克洛弗，看了看她沾满泥点儿的袜子、裙子，又看了看她那满是雀斑的鼻尖上滚落的雨水。

“有何贵干？”他问。

“麻烦您，请问这里是宠物领养处吗？我头一回来伍德森林。我的鸟儿丢了，找来找去却找到了这里。”

老爷爷那浓密的眉毛扬得更高了。“很抱歉，”他停了一会儿，又说，“我们恐怕帮不了你。丢了的鸟儿注定是找不回来的，不过要是它在这伍德森林里，那么它肯定能交到朋友的。”



“哦，”克洛弗说，“但愿您说得没错。不过我不是为这个来的，我是来做志愿者的。”

老爷爷又把她上上下下、仔仔细细地打量了一遍，然后摇了摇头说：“你可真不走运。”

“我总是不走运。”

“我不是说——”老爷爷刚要反驳克洛弗，就发现克洛弗心烦意乱，特别激动，于是就让她继续说下去。

“我在养宠物这方面尤其不走运。我刷鱼缸的时候，小金鱼从杯子里跳了出来，掉进了下水道。我妈妈对小狗过敏，所以我们不得不把它送走。我的小猫咪觉得邻居的房子比我们家的好，于是决定搬家。现在，我的鸟儿又……”克洛弗深吸了一口气。

“我十分怀疑——”老爷爷想要插进去说几句，可是克洛弗根本停不下来。

“爸爸妈妈都愿意让我养宠物，因为他们工作太忙了，不希望我太孤单。而且他们也知道，我很喜欢动物。但是，每当我自己养一只宠物，就总是那么倒霉。也许我能在这儿帮忙。我在一棵树上看到了你们的招募启事。”克洛弗把那张小纸条拿出来，给老爷爷看。

老爷爷一只手捋着胡子，另一只手敲着书桌。

克洛弗一下子泄了气：“那我……我现在就走。”

“等一等，”老爷爷说，“你都害怕哪些动物呢？”

克洛弗困惑不解地看着他：“都不怕呀。就连大的动物也不怕。我去过一次城里的动物园，见过一头很大的大象和两只大狮子。我根本不怕它们。说真的，我倒是有点儿可怜它们。它们看起来一点儿也不开心。”

“你能每天都过来帮忙吗？”

“可以，我可以。”

“那上学怎么办？”

“现在是暑假呀，学校不上课。”

老爷爷点了点头：“啊，这样啊。好吧。”他往前靠了靠，胳膊肘支在书桌上，直视着克洛弗的眼睛。“下面是最重要的问题，你必须诚实回答：你能保守秘密吗？”

“我能。”克洛弗说得很慢，但是没有一点儿犹豫，“我周围都没什么人能说上话。”——事实的确如此，因为就连艾玛也去参加小马营了。

老爷爷又点点头，说：“那么，我改主意了。养那些普通的宠物，你可能确实运气不佳，不过，这里也许特别适合你。”

“您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我是果酱先生，这里——”他停顿了一下，指了指整间屋子，“这里是M.A.A.A.，魔法宠物领养处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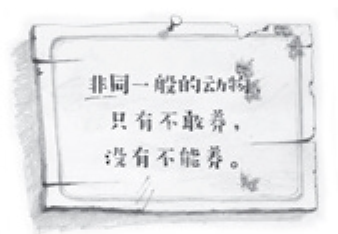
“魔法宠物？”克洛弗睁大了眼睛。

果酱先生掏出怀表看了看。“哦，老天呀，利爪[注]呀！我现在没空跟你解释了，今天有好多事要做呢！你明天早上七点整再来吧，到时候我再给你做培训。”

“明天早上？”

“当然，别迟到。”果酱先生很严肃地说道。然后他就转过身，拉开书桌后的那扇门，不见了踪影。

门砰的一声关上了，震得墙上挂着的那句广告词晃来晃去。克洛弗又读了一遍：



这回，她兴奋起来了。

---

1. “利爪”为作者自创的在领养处里用来表示惊叹的词，类似于“天哪”。——译者注

3　有魔力的小生灵

克洛弗回到家的时候已经是傍晚了。像往常一样，她的爸爸妈妈还没下班，还在市长办公室忙着。克洛弗一点儿也不介意，她早就习惯了。该有的东西一样不少，包括紧急呼叫号码，她的父母也会时常往家里打电话，看看她好不好。

而且，独自待着就意味着，更容易保守秘密，也给了克洛弗足够的时间去思考——比如说，思考一下果酱先生口中的“魔法宠物”。

她打扫房间，在破掉的窗玻璃上贴上硬纸板的时候，想着那些“魔法宠物”；从冰箱里拿出爸妈准备好的晚餐——她最喜欢的奶酪通心粉加热的时候，也想着那些“魔法宠物”。

她心神不宁地惦记着“魔法宠物”，刷碗的时候不但把自己的玻璃杯打碎了，连盘子也给摔了。上床睡觉之前，她又把牙刷戳进了肥皂盒里，这下，不管她怎么冲洗，牙刷上都有一股肥皂味儿。

即便如此，她还是不能自已地想着果酱先生的话。

它们一定是魔术师的宠物，克洛弗最后得出了结论。她满心欢喜：也许魔术师的宠物天生就有好运气。

睡觉之前，妈妈打来了电话。克洛弗跟她说了佩妮的事，却没提宠物领养处。妈妈很同情她，耐心地听着。这么聊一聊，克洛弗心里舒服了点儿，为她一去不返的鸟儿画了一张画。她用金色和橙色的铅笔来画佩妮的羽毛，画好之后把它钉在了“回忆墙”上，那儿还有她的小鱼和小狗。

在很小的时候，克洛弗就很喜欢动物。她说出的第一个词不是“妈妈”“爸爸”，而是“喵呜”。

三岁时，她每天都要在自己脸上画猫胡子，连续画了一个月。她最想要的，其实就是和动物在一起，但愿领养处能满足她的愿望。

克洛弗蜷缩在印着瓢虫图案的被子里睡着了。她梦见佩妮欢快地飞着，伍德森林里到处都是魔术师的宠物——鸽子、兔子，还有小白老鼠。



第二天一早，太阳还低低地悬在东边的天空中，克洛弗就推开了宠物领养

处的门，比预定时间早了十分钟。

她在前台见到了果酱先生。“你来了。你还真的又来了呀。”他说。

他还是穿着前一天穿的那件衬衫，前襟下摆上有一些污渍。房间里闻起来仍然有某种烟味儿，不过现在还掺杂着肉桂面包的香气——果酱先生就拿着一大块呢。

“好，我们开始吧。这里的动物，你可能已经听说过一些了，毕竟它们中的大多数都来自故事，比如好运和爱情啊，奇迹和希望啊。那些童话故事……”他做了个鬼脸，“并不是说我不喜欢童话故事，”他飞快地加了一句，“我很喜欢。只不过嘛，我们这些动物的真实故事，远没有那么迷人。”

他咬了一大口面包，接着说：“在这间屋子里，你能读到动物们的真实故事。”他指了指书桌后面那个看起来很古老的书架。“每只动物的全部文件都在这儿。”然后他又指着单独放在架子上的一个金色大本子说：“那本是愿望簿。如果有人来找的动物我们这里没有，那么他们就把请求写在上面。这样，当他们想要的动物来了，我们就能联系他们了。”



“但是，”他严肃地补充道，“你必须很小心地检视每一位来到这里的顾客，就连那些以前来过、提过请求的人也不例外。你要观察，他是适宜恰当的

吗？这个人是不是来对地方了？”

“‘适宜恰当’是什么意思？是指他们是不是魔术师吗？”克洛弗问。

“不，‘适宜恰当’的意思是，这个人刚好适合这里的某只动物。”果酱先生说，“对了，动物们都急着想见你呢。我把你的事都告诉它们了。”

说着果酱先生跨进了书桌后面的那扇门，转过身，冲克洛弗招招手，让她跟上。“这边走。”

他们穿过一间堆满盒子的储物间，果酱先生还在边走边嚼他的面包。一条绳梯从天花板上垂了下来，像是一架秋千。这儿也有笼子，有些栏杆都弯了，还有一个好像被烧化了。看起来这里发生过火灾，克洛弗想。她本想凑近点儿仔细看看，但是果酱先生继续往走廊深处走去了。

他们又走过了很多房间：一间洗衣房，一间盥洗室。盥洗室里有各种型号的管子吊在房顶上，仿佛某种奇异的装饰。还有一间厨房，里面有克洛弗见过的最大的冰箱，三开门的。厨房的一角放着一口硕大的煮锅，她从不知道竟然真的有这种大锅。

走到一半时，果酱先生指了指右边：“这条路通往我的宿舍。”然后他又指了指左边：“这条路通往小型动物室。直走就是畜舍了，大家伙都在那里。”

这时，正前方传来一阵闷闷的咆哮声。克洛弗吓了一跳，果酱先生也是一样。

“老天呀，利爪呀！喷鼻一定又惹麻烦了！你自己去和小型动物熟悉熟悉吧，我马上就回来。”

果酱先生吞下最后一口面包，慌慌张张地跑了过去。

克洛弗紧张得胃都有点儿疼了，她打开门，走进了一间很大的屋子，里面一排排地摆放着笼子和箱子。这儿很温暖，闻起来有一股森林里的味儿。

第一个箱子里有一个小水池，四周有青苔环绕，青苔上托着一个玻璃球，玻璃球的顶上好像趴着什么东西。克洛弗一开始以为那也是一块苔藓，不过她看了看箱子一角的卡片，才知道那是一只蟾蜍，名叫“埃斯梅拉达”。

克洛弗有些失望，她原本以为魔术师的宠物是可爱的小白兔之类的，不该是长满疙瘩的绿蟾蜍。

不过，当她读到卡片上的其他内容时，却屏住了呼吸。

来历：很久很久以前，这只蟾蜍现身于一口井中，被人遗弃且身负诅咒。很不幸，我们未能解除这一诅咒，不过它似乎是无害的。作为我们这里最年长的居民，埃斯梅拉达愿意陪伴有耐心、喜爱色彩的顾客。

诅咒？那是什么意思？克洛弗又看了看箱子，她惊讶地发现，埃斯梅拉达身上的疙瘩变了颜色。它们刚才还是绿色的，现在变成了鲜艳的橘色！

“哦！”克洛弗把脸贴在玻璃上。突然，埃斯梅拉达吐出了舌头，正巧触到克洛弗眼睛前面的玻璃上。



她惊讶地往后跳开，看见那只蟾蜍好像正瞪着自己。

“对不起，”克洛弗说，“我不是故意打扰你。”蟾蜍大叫了一声“呱”，然后就跳进了小水池，激起一片水花。

克洛弗小心地转到下一个箱子前面。

这个箱子比蟾蜍的那个大一点儿，里面布置得像一片微型森林，有蕨类植物，有苔藓，有树枝，还有一些小方块，好像是白色的糖。克洛弗靠近了些，却什么也看不见。突然，植物之间冒出了五匹小马——这是她见过的最小、最漂亮的马。它们都呈深浅不一的灰白色，尾巴和克洛弗的小手指差不多长，马蹄也只有指甲盖那么大。有两匹小马跃过了树枝——对它们来说，这简直大得像原木，其他小马就待在原地，淡然地舔着糖块。

“迷你小马！”克洛弗喊道，“真是太可爱了！”

她看了看卡片。

姓名：橡子、核桃、艾菊、白胡桃、毛茛

品种：仙马

年龄：200岁

来历：这些温和的小马是从一座山洞里解救出来的，当时它们被囚禁在那里，遭受食人恶魔的虐待。它们天生便是干惯重活的驮马，如能长期以善意相待，便很乐意在仙境农场犁地，也可以拉动装满豌豆或鲜花的小马车。



克洛弗兴奋得浑身发抖：还会发现些什么呢？她飞快地转过身，去看下一种动物。

在一只大箱子里，一块黑色的大石头向上隆起，仿佛一座小火山。在石头的一侧，趴着两只火蜥蜴，就像红甘草的枝条。但它们和克洛弗以前见过的蜥蜴可不一样，鼻孔里正往外喷着气呢。克洛弗用手指尖轻轻地碰了碰玻璃，很烫。

这张卡片上写着：

姓名：灰烬和火焰

品种：永生蜥蜴，也就是人们所熟知的喷火蜥蜴年龄：不确定，它们是长生不死的

来历：两只蜥蜴的前任主人将其转让，因为她害怕对照看永生宠物做出长久承诺。它们的绝佳收养者应该是一户有着长久不息的炉火的人家。

克洛弗转向下一个箱子，可箱子里是空的。她深吸了一口气，身体微微发抖。这些动物根本不是魔术师的宠物，它们一定属于那些住在伍德森林和境外之地的怪人。她一直都想象着，森林里的动物有多么多么吓人——毕竟，人们以前称之为“野兽”。但是到目前为止，事情却并非如此。这些动物肯定不是什么吓人的野兽，它们只是有魔力。真正的魔力。



虽然克洛弗相信运气和护身符，可她从来也不相信这种魔力的存在。她真希望自己的好朋友也在，艾玛一定会喜欢的，她总是说起从故事书里看来的那些神奇生灵，好像它们是真的一样。

现在，一切都眼见为实，它们就是真的。

4　独角兽和喷火龙

“那儿原本有一只老猫，巫师的猫。”果酱先生的声音把克洛弗吓了一跳，他正站在她旁边，指了指那个空荡荡的箱子。

“巫师的猫通常都是黑色的，不过那个家伙却是白色的。我是在伍德森林的一条水沟里发现它的。一定是哪个怪脾气的巫师把它从一堆黑猫里给挑出来了，要么就是猫妈妈遗弃了它。不管怎么说，它被人领走了，就在你昨天来这儿之前。那个巫师好像还因为它是白色的而觉得很开心。这可有点儿不太寻常。不过，也就只能这样了，”果酱先生说，“你该去见见其他动物了。来吧，别张口结舌地杵在这儿，像个小地精似的。”

克洛弗跟着果酱先生离开了小型动物室，沿着走廊往前走。他刚才说过，这是通往畜舍的路。

这时，果酱先生指着右边一扇锁着的门说：“那儿是一间大型鸟舍，是为凤凰和其他神鸟准备的。不过，鸟舍已经空置很久了。而那边那扇门后面，”他指了指鸟舍旁边的门，“有一些大号的箱子，以便我们安置被抛弃的海蛇或是海马。”

他注意到克洛弗疑惑的表情，便解释道：“这个海马不是你熟悉的那种小个头的海马，而是真正的‘海里的马’——腰部以上是马身，腰部以下是鱼尾，以海面上的泡沫为食。要把盐水弄出泡沫需要好几个小时呢，幸好我们现在一只海马也没有。”

他们又经过了好几间关着门的屋子，来到了走廊的尽头。“从这儿走过去就是畜舍了，我们的独角兽就在那里。我想你应该知道独角兽是什么吧？”

克洛弗连忙点点头，屏住呼吸，走进了畜舍。迎接她的是轻柔的马嘶声、马尾甩动的嗖嗖声、干草的气味，奇怪的是还有些烟味儿。畜舍非常大，高大的畜栏把它隔成了互相对着的两排。

左边的畜栏里有几头独角兽，它们比艾玛书里的图片还要漂亮。它们把头伸出栏门，冲着克洛弗扬起长长的角。它们的鬃毛和独角都像牛奶一样白，有几只独角兽还用蓝色的眼睛望着克洛弗。这些独角兽比克洛弗想象中的要矮小得多，也就和她自己差不多高。其中最小的一头独角兽离栏门最近，它凑近了克洛弗的肩膀。

克洛弗简直不敢相信这一切：就在一天之前，她还在嫉妒可以去小马营的艾玛呢，可现在，自己竟然和真真正正的独角兽离得这么近。



“我们这儿总是有好多独角兽，”果酱先生说，“现在就有六头，这个数量还算容易管理。但是有时候就会有十几头之多。年轻的公主常会收到独角兽作为礼物，嗯，那些被宠坏了的公主，任何时候都能要到一头独角兽。

“当她们厌倦了新宠物之后，把它们丢掉或是送到我们这儿也就成了常事。不过独角兽很好照料，给它们水和面糊就足够了。它们很腼腆，来到我们这儿的独角兽往往会觉得自己不被人喜爱，所以得温和地抚摸它们。那头小个子的是前几天才来的，可是特别讨人喜欢。伸出手摸摸它，小心它的角。”

克洛弗照做了。那小家伙小心地用鼻子蹭了蹭她的手指。它的鼻子软软的，冰冰凉凉的。

克洛弗发现它瘦极了，一条条的肋骨凸了出来。它的尾巴很长，都挨到地面上了，额头前的鬃毛也垂下来，遮住了眼睛。但是，最让人心疼的是它那浑圆短小的角，好像根本就没长好似的。

“真可怜。”克洛弗喃喃自语。她从畜栏旁边的一个大桶里拿出一把干草，递了过去。那头小独角兽马上就吃光了。克洛弗看了看栏门上的卡片。

“朦胧便便·月落。”她大声地念了出来，“朦胧便便？它真的叫这个名字？”

“那是个和你差不多大的公主，”果酱先生咕咕哝哝地说，“她的品位真的连小妖小怪都不如。这个小家伙的经历尤其不幸，那位公主不仅没给它起个

好名字，而且根本没照顾过它，连好好喂食都做不到。

“她锉掉了它的角，就因为觉得又圆又短的角更好看。我只叫它‘月落’，从来不叫它那个难听的名字。它不像其他独角兽那样是被遗弃的，而是另一位公主把它的情况告诉了我，我做过调查后把它救回来的。”

“可是，如果独角兽是被公主们遗弃的，谁又能收养它们呢？”

“通常是其他的公主，”果酱先生叹了口气说，“但愿她们是善良、有耐心的姑娘，是真心想要独角兽的。”

“竟然有这么多公主呀！”克洛弗惊讶道。

“是啊，伍德森林的另一边有很多小王国。糟糕的是，大多数国王和王后都不是好父母。关于那些公主的特别文书我有整整一抽屉呢，回头再给你看吧。至少这些动物都比喷鼻好多了，真不知道谁会收养它……”

“喷鼻是谁呀？”

“跟紧我，让你看看。”

克洛弗离开了月落，跟着果酱先生往前走。左边的畜栏里还有很多独角兽，它们的栏门上都钉着卡片。现在没空细读了，但她很想知道它们的名字，于是打算一有机会就回来看。接下来是马具室，果酱先生含糊不清地解释说，这是用来放马鞍之类的东西的。

然后是一间贮存干草和饲料的屋子。再然后，在右边，则是几间巨大无比的圈棚，比独角兽的畜栏大多了，而且是完全关闭的。每一间圈棚都开有一个方形的窗子，好让光线透进去，不过这些圈棚都是空的。“曾经有一头狮鹫在这间住过，”果酱先生说着指了指圈棚，“另一间则住过一匹飞马。”

“飞马？”克洛弗惊讶地重复道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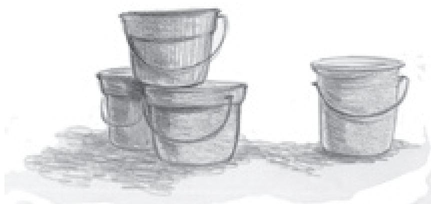
“和独角兽很像，不过要更大一些，有翅膀，没有角。”果酱先生解释道。

“我知道。呃，我是说，我不知道这是真的，但是……哦！”克洛弗一边仰着头看一边叫了起来。他们已经到了最靠里面的角落，最大的一间圈棚就在这里。它有其他圈棚的三倍大，而且全部是用砖砌成的，四周围绕着盛满水的大桶。他们得迈过那些桶才能靠近金属圈门。

“看看吧。”果酱先生指着一扇没装玻璃的窗子说道。克洛弗慢慢挪到前

面，向里瞥了一眼。

这间圈棚的地上没有干草，唯一有的，就是一只动物。



“是龙！”克洛弗倒吸了一口凉气。

确实，那是一头年幼的，但是个头并不小的——龙。它蜷成一个球，卧在地板正中央，看起来就像一堆篝火的余烬，黑乎乎的一团。它的尾巴末端有个心形的尖，翅膀收在身体两侧，仿佛黑色的纸扇。一缕缕浓烟正从它的大鼻孔里冒出来，弯弯曲曲地往屋顶上飘。这头龙微微地抬了抬头，看见了克洛弗和果酱先生。它一下子跳起来，用后脚站立着，尾巴啪啪地猛拍着地板。

“好了，好了，喷鼻，”果酱先生冲着窗子说道，“冷静点儿，你这暴躁的家伙。”

喷鼻不甩尾巴了，也把前脚落下来，四脚着地站着。它的眼睛像绿宝石一样，是翠绿色的，鼻孔有克洛弗的拳头那么大。

“喷鼻还是头幼龙呢。它一打喷嚏或是咳嗽，或者只是太兴奋了，就会喷出火来。我不太确定是谁把它遗弃在这儿的。有天早上，我在大门口发现了它，它被拴在那儿的柱子上。我想，它就是因为会喷火才被人丢掉的。虽然它的圈棚里没什么易燃的东西，我还是在周围放了水桶，以防万一。房顶上也有个烟囱，好让这些烟能散出去。有几个骑士曾经来过，想要收养它，但我没同意。”果酱先生叹了口气，“这并不是说我不想给喷鼻找个好去处，而是因为那些骑士——你可能也知道——都喜欢屠龙。对一名骑士来说，没什么战利品比龙的头更值得炫耀了。”



果酱先生的脸上浮现出一丝忧郁而深沉的神情，他转过身，对克洛弗说："很多人都想拥有一只魔法宠物，但他们的初衷并非都是正确的。我们这儿的动物，应该属于那些值得它们陪伴的人，属于那些善良的人。领养处里的动物不是用来炫耀的私人物品，而是伙伴，是需要爱和照料的宠物。这个道理，就连伍德森林和境外之地的居民也不是很明白，所以我们更不指望那些不了解魔法的人能理解了。因此，关于这个宠物领养处的事

情绝不能传到伍德森林之外去。你对任何人都要保守秘密，父母和朋友也不例外，而且还要小心地检查每一个来到这里的顾客。”

克洛弗知道，这很难做到，尤其是当艾玛回来之后，但是她明白这有多重要。她望着果酱先生的眼睛，说道：“我会的，我保证。”

“振作点儿，”果酱先生说，“总的来说，你会发现伍德森林里的人都是好样的。”

“那么，那些怪兽呢？”克洛弗忍不住脱口而出。

“怪兽？”

“你知道，就像儿歌里唱的：躲远点儿，躲远点儿，伍德森林是怪兽们的地盘儿。”

果酱先生哈哈地笑了出来。“哈哈，对呀。我想那是小矮妖莱斯特编出来的吧。不会魔法的普通人总是很轻易地就相信谣言。虽然我们这儿有坏公主和坏骑士，甚至也有邪恶的巫师，但是没有怪兽。”果酱先生很肯定地告诉她，“而且，这伍德森林以前并不存在，直到我们把它造了出来，作为魔法世界和你们的世界之间的边界。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。魔法世界的人们不喜欢被打扰，所以让关于怪兽的神话和其他吓人的故事流传开来，好让人类不能接近。人类中有好奇心的很多，但是愿意冒险跨过边界的可就很少了。久而久之，不适宜生活在其他地方的人和动物，就在伍德森林里定居了。”

“那我呢？”克洛弗问，“我并不真正属于这里呀。”

果酱先生只是眨了眨眼睛。

克洛弗不知道他是不是没听清，正想再问一遍，但他指了指喷鼻。

“窍门是，在喂它之前，先确认一下它是不是温和冷静。它现在就挺冷静的，”果酱先生说，“来个自我介绍怎么样？”说着他打开了圈门。

克洛弗试探着走进了这间圈棚，果酱先生跟在身后。喷鼻没动弹，她伸出了手。

“你看到它的尾巴是如何摆动的吗？它喜欢你。”果酱先生说。

“是吗？”克洛弗轻声说，“我也喜欢它。”

“啊，你有一颗温柔的心，亲爱的。不过还是要当心。虽然我之前说过，我拒绝了很多要求领养动物的人，不过在我的安排下领养成功的人更多。我们这个机构的目的就是领养。和动物们分别很让人难过，但这儿毕竟不是它们的家。你得守护好自己的心，哪怕是在敞开心扉的时候。”

克洛弗明白了。至少，她觉得自己明白了。

“我真希望能有人尽快领养喷鼻，”果酱先生说，“它的翅膀现在还很小，可很快就会长大的。到那时，我们就有新的麻烦了。”

“那时它就会飞了吗？”克洛弗问。她看着喷鼻的那双翅膀，它们纤巧而薄弱，折叠着贴在它的背上。很难想象这双翅膀能把它带上天空。

“是的，不过宠物龙不常飞，翅膀不会长得特别大。野生龙就另当别论了，它们的翅膀完全展开时，和这整个畜舍的长度差不多。继续吧，”果酱先生说，“抓抓它的鳞片，它喜欢这样。”

克洛弗正要伸手，就在这时——

刚才喂月落用的干草，有一根插在了克洛弗的袖子里，现在掉了出来，而喷鼻刚好深吸了一口气，恰巧把干草吸了进去。

它的鼻孔张大了。

“哦！不！”克洛弗喊道，“快躲开！”

她和果酱先生立即趴下，紧贴地面。

巨大的火苗从喷鼻的鼻孔里喷了出来，擦着他们的脑袋飕飕地扑了过去，烧焦了圈门上方的砖墙。

“幸亏有水桶，真悬哪。”果酱先生说。他们小心翼翼地站了起来，向后退出了圈棚。果酱先生关上了圈门，还上了锁。

“我跟您说过，我总是很倒霉。”克洛弗满怀歉意地说。

“这跟你没有关系，喷鼻本来就是喷火龙。这没什么的。你动作很快，就像小仙子一样。这是一名优秀志愿者需要具备的能力。”

可是，克洛弗心里还是不太确定。

“我们去干活吧，”果酱先生说，“我有好多要给你看的东西。”



克洛弗点了点头，离开之前，她又透过窗子看了一眼喷鼻。

它又蜷成了一个球，用尾巴盖住了自己的鼻子。克洛弗特别理解它此刻的感受。

不能控制自己的本领可不好笑。一点儿也不好笑。

5　重托

第一天工作快要结束的时候，果酱先生又跟克洛弗强调了一遍保守秘密的事。回到家里时，她惊讶地发现爸爸妈妈竟然都在，于是不由自主地就要打破承诺——毕竟发生了那么多事呢。不过她还是忍住了。吃晚饭时，爸爸妈妈问她这一天过得怎么样，她便说自己在一家宠物领养处当志愿者，挺有趣的。除此之外什么都没说。这不是撒谎，但也不是全部的真相。

“哦，克洛弗，那可太棒了。我们真为你感到骄傲。”妈妈说，“瞧，只要你勇敢去做，一定会有好运气的。好事确实发生了，‘克洛弗’的确是个能带来好运的名字。”

“可是，那些……”克洛弗想要反驳，可是又停住了——坏运气名单可长着呢。

“我知道。”妈妈温和地说，“你是想说佩妮吧，是吗？可怜的佩妮。你心情还好吗？”

“还好，我现在有领养处的动物一起玩儿。”克洛弗一边说，一边想：喷火龙、独角兽，还有小仙马。不过她没有说出声。她不知道，要是自己真的说了，爸爸妈妈会不会相信。

“你看，这不是很好嘛。”爸爸说，“我想起了我的第一份工作。我妹妹和我弄了个卖柠檬水的小摊子，所有的标志和海报都由我负责。”

“我今天上班就是设计海报，”妈妈说，“还有那些宣传册……”

于是他们聊天的话题就转到工作上面去了。克洛弗很庆幸，爸爸妈妈没有再问什么关于领养处的问题——这也算是那些沉迷工作的家长的一大好处吧。现在，她觉得自己可能也遗传了这个特点，因为她满脑子里想的也是自己的“工作”。虽然在领养处当志愿者不是真正的上班，但这比上班有意思多了。

晚上，克洛弗不再惦记魔术师的宠物了，而是梦见了她在宠物领养处见到的那些神奇的动物——蟾蜍、仙马、火蜥蜴、独角兽、喷火龙，甚至还有那只小白猫。

她也梦见了和果酱先生一起干的活儿——喂食、打扫、整理文件。

在她的梦境里，所有人，甚至所有的动物，都在大吃肉桂面包。



第二天一早，太阳刚刚升起，克洛弗就起床了。她往口袋里装了一块三明治，另一个口袋里则是给月落准备的几根新鲜的胡萝卜，然后就向着领养处出发了。她很快就发现自己是一蹦一跳地往前走的，便立刻改正了过来——没有理由太过开心，不好的事该来还是会来。

果不其然，克洛弗来到领养处时，发现门是锁着的。那个“入口”牌子换成了“关闭（皇室也不接待）”。她之前在大门那里见过的小地精，现在就站在门边，脚底下还压着一个信封。

她把信封拉出来，只见上面用歪歪扭扭的手写体写着她的名字：



克洛弗

她连忙把信封撕开。

亲爱的克洛弗：

我受邀去处理一项极其重要的救护任务。以往我会拜托我的兄弟来照看领养处，但他现在没空。幸好还有你。我真不喜欢这么快就把你一个人留下，不过我已经把你可能需要的东西全都安排好了。我不在时，就由你来照看领养处吧。

我将在后天回来，所有的物资都很充足。

之前忘了提醒你，埃斯梅拉达每天需要一片维生素，药片放在一个紫色的大瓶子里，瓶子在它的箱子下面的架子上。还有，独角兽可可对甜菜过敏，别让它碰甜菜饼干。

至于其他的事，就像我昨天教你的一样。饲养食谱的副本放在厨房那口大煮锅旁边的碗柜里了。所有的箱子和畜舍我都打扫过了，不过你得每天给独角兽换些干草。

喷鼻的那些零七八碎的东西，它自己都烧光了。领养文件在第三个抽屉里，应该很容易读懂，但是要记得把所有盒子放回原位。你自己可以喝点儿茶，还可以吃肉桂面包。

钥匙在信封里。

你回家的时候要把门锁好，小地精会在夜里守护领养处——他白天都在睡觉。

动物们就托付给你了。

果酱先生

附：要小心那些公主、骑士和巫师，他们当中有好的，也有不好的。

又附：如果有动物病了，就给纳什医生打电话，她是魔法兽医。电话号码在书桌上的果酱罐子里。

克洛弗很沮丧，她摇了摇头：我自己可照顾不了整个领养处啊。

她低头看了看小地精，刚才他还是睁着眼的呢，现在却闭上了。要不是亲眼所见，克洛弗根本不知道他是有生命的。他看起来就像邻居院子里的那种黏土做的地精雕像，这时，克洛弗真想知道，那些地精是不是也是活的。

四周没有别人了。

“动物们可能饿了，它们该吃早饭了吧？”她问小地精。

小地精没回答。

“你来照看它们不就好了吗？”

这回，小地精眨了眨眼睛，严厉地瞪着她。

克洛弗连忙改口：“呃，我想，你照看了一整夜的领养处，如果白天还要工作的话，就太累了。是吧？”

小地精还是没说话。

“可是我才刚刚来这儿，几乎什么都不知道呀。而且，果酱先生知道的，我总是很倒霉。我告诉过他的！”

小地精的眼神好像更严厉了。

克洛弗想起了领养处里的那些动物：骨瘦如柴的月落，控制不好火焰的喷鼻，还有受了诅咒的埃斯梅拉达。她和这些动物的共同之处，可能就是“倒霉”。而且，动物们的情况更糟，必须得好好照顾才行。而现在，只有她在这儿，只有她能照顾它们。

克洛弗深吸了一口气。“好吧，反正只有两天，”她说，“也许什么问题都不会发生呢。”

小地精的黏土胡子翘了起来，笑了。

这让克洛弗感觉好多了。“两天，我能做到的。”

她又看了看小地精，可是他的眼睛又闭上了。她弯下身子，凑近一点儿，隐约听见了轻轻的咕哝声，就像在打呼噜——他已经睡着了。

克洛弗从信封里拿出了钥匙。这把钥匙很精致，边角锋利，仔细观察就会发现，它似乎是用某种动物的牙齿雕刻而成的。或许也是有魔法的动物吧，克洛弗想，不过它太小了，一定不是龙的牙。她打开门，走了进去，用穿胡萝卜的绳子把钥匙挂在了手腕上——毕竟，以她的运气，把钥匙弄丢也是极有可能的。



然后她就赶忙到后面去看看动物们，开始这一天的工作了。

当然，这并不容易。

虽然她昨天已经很用心地学习了，但还是忘掉了不少，幸亏果酱先生全都安排好了。

冰箱的每一扇门上都做了标记：最大的一扇门上标着“正餐”，中号的门上标着“零食”，最小的门上标着“其他”。克洛弗打开了最大的门，找到了喷火龙的食物——都已经分装成一袋袋的了。然后她又打开标着“零食”的门，只见那里放着大包大包的红苹果，用小袋子装着的豆芽，还有一罐压扁了的苍蝇——这是给埃斯梅拉达准备的。罐子里有一把镊子，另有标注写着：每天最多十四只。



而在标着“其他”的那扇门里面，是果酱先生没提过的食物。有一个袋子上写着“扭扭肠子”，一只罐子上标着“恐怖天使”，还有一个盒子上则是“万能面糊”。真想知道是什么动物要吃这些，克洛弗想。

大碗柜上放着特制的燕麦，这是给独角兽和小仙马做面糊用的。贮藏箱上用不同颜色做了标记，说明要用几勺粮食与水混合。每匹小仙马只需要一个小面球，干的，还另有一罐糖块给它们吃。小碗柜上摆满了果酱和蜂蜜、肉桂和糖，还有大块的面包、大盒的茶叶。这些显然是果酱先生自己吃的。

克洛弗唯一没能找到的，是火蜥蜴的食物。这是最糟的了，因为果酱先生说过，火蜥蜴早上醒来第一件事就是吃东西，这是绝对要办到的，因为它

们会消耗太多能量。

这就是我的运气，克洛弗想。她做了个深呼吸，试着冷静思考。火蜥蜴，也许需要的是火辣辣的食物，比如辣椒酱、胡椒之类。妈妈总是把家里的辣椒挂在食品柜里，因为那儿既阴凉又黑暗。于是，克洛弗转到了厨房后面，找到了一个架子，上面摆着一排排罐子，里面都是压碎的辣椒，旁边的钉子上还挂着一副手套。火蜥蜴的食物——每只一个辣椒。很辣，要戴上手套。

克洛弗猜对了！她感到轻松多了，开始工作。

没有果酱先生一起做，克洛弗花了更多时间为动物们准备食物。尤其是她还不小心打翻了一只桶，把燕麦撒到了地上。她没找到簸箕收拾这些粮食，便只好用手来捧。不过克洛弗还是很仔细，一点儿都没有漏掉。她直到中午才喂完所有的动物，因为她当中曾停下来，把每只独角兽的卡片都读了一遍。它们的名字大多让克洛弗觉得不太舒服：糖果·李子红·胆小鬼、黏人鬼·疯癫癫·可可、窈窕·嗯哼·眼屎……果酱先生在这些名字下面都写了简称（李子、可可、窈窕），克洛弗就用这些称呼那些独角兽，把面糊倒进它们的桶里，抚摸它们的鼻子。

她刚完成这项工作正在刷碗时，前门的铃铛响了。

克洛弗呆住了。

“喂！喂喂！”有人高声喊道。



6　假公主

克洛弗连忙跑到前门，只见一位公主正站在那里，用手指敲着书桌——至少克洛弗觉得她是位公主，因为她穿得珠光宝气的。

这位女士穿着一件浅粉色的蓬蓬裙，这让克洛弗联想到了一口大钟。裙子被捆在她圆滚滚的腰肢上，还系着一条细细的银色腰带。她戴着粉色的皮质长手套，一直拉到了肘部，一只手上抓着个配套的粉色皮包。她头上戴了顶又高又尖的帽子，薄薄的面纱垂下来，遮住了她的脸。

“喂喂！”公主一见到克洛弗就又喊了起来，又用一种很惊讶的口气说道，“你是谁？那个傻乎乎的小老头儿呢？”

“我是新来的。”克洛弗说，她可不想告诉别人，自己是昨天才来应征志愿者的。“我能为您做些什么？”

“哦，亲爱的，你能为我做的呢，首先就是要用‘殿下’来称呼我。正如你所见，我是出身皇室的公主。”她向书桌靠近了一步，克洛弗闻到了一股洋葱和大蒜的气味。

“真奇怪，我还以为公主们闻起来都是玫瑰花和草莓味儿的呢。”当然，这句话克洛弗没说出来。

“然后你就可以为我服务了，亲爱的，给我看看你们这儿的独角兽。我要找一头又漂亮又可爱的独角兽来好好宠爱，好好照顾，永永远远。我真的太太太渴望拥有一头独角兽了，我等了好久好久好久。我很害羞，就像独角兽一样，所以我花了好长好长好长的时间，才鼓起勇气来这儿寻找。所以，亲爱的，好心的小仆从，让我看看它们吧。”

克洛弗想起了果酱先生关于公主的忠告。“请稍等。”说着她拉开抽屉，找到一份表格，上面写着“公主领养独角兽的注意事项”。

表格里有三条标着星星的事项，所有想领养独角兽的公主都必须满足这些要求。克洛弗看到那上面写着：

★确定公主领养独角兽的理由：是长久的陪伴，还是生日的惊喜？独角兽不能作为礼物被人领养。

★确定公主的年龄：年长一些的公主比年幼的更为可靠。

★观察公主和独角兽在一起时的言行：她必须友善、温柔地安抚它们。

这么说，这位公主是符合前两个条件的。她的年龄肯定不小，而且她说她不是为了生日礼物才想要独角兽的，而是想要永远爱它。她确实有些专横，不过克洛弗以前从来没见过公主，也许她们都是那样的。

“我们确实有一些独角兽，”克洛弗说，又赶紧加上一句，“殿下。我们有不少。请跟我来。”

克洛弗领着公主进了门，沿着走廊往前走。公主半蹲着才没让帽子碰到门梁上，她的裙子裙摆太大了，蹭到了两边的墙壁。

她们一路来到畜舍门前，克洛弗说：“这里面就是我们的独角兽。您是想要特别的品种吗？”

“那头怎么样？”公主说着，指向了月落的畜栏。

“哦，我想我们还不能把月落给人收养，因为它才刚来这儿不久，而且非常的……呃，瘦弱。”

“瘦弱？哦，亲爱的，我的城堡里有好多好吃的，能把独角兽养得肥肥壮壮的。”



她自己就挺壮实的，克洛弗想道，如果她领养了月落，也许能多喂它吃点儿东西。

公主从皮包里掏出一根弯弯曲曲的胡萝卜，伸到独角兽面前。月落轻轻地闻了闻，往后退开了。

“香香的，甜甜的，来吃胡萝卜呀，独角兽。”

“它的名字是月落。”克洛弗说。

“它的鬃毛和尾巴多漂亮啊！我最最最喜欢华丽的长毛了。我想好好熟悉熟悉它。”公主说，“你走吧，如有需要我会叫你的。”

“呃……我想我们这儿不允许那么做。我得和您在一起才行。我带您看看其他的独角兽吧，怎么样？”克洛弗说完，咬住了嘴唇。

这时，前屋的铃铛突然响了起来。

“又来顾客了，”克洛弗说，“简直不敢相信。”

“今天是你的幸运日。”公主说。

“可我总是走霉运。”克洛弗说道。

公主歪着头：“真的吗？”

“无能为力啊。我出生在月色稀疏的夜里，”克洛弗说，“爸爸妈妈说那不是什么坏兆头，可他们又为什么要给我起名叫‘幸运三叶草’呢？[注]”

铃铛又响起来了。“哦，你快去吧。我不会乱动的。相信我吧，亲爱的。”

克洛弗不太相信公主的话，不过她还是说：“我很快就回来。”然后就跑进了走廊。走之前她匆匆地回头瞥了一眼，看见公主正在轻轻地抚摸月落。

要是有一位好公主收养月落，那真是交好运了，她想。不过她还不能确定，这是不是一位善良的好公主。

在前面屋子的书桌旁等待着的是两位与众不同的顾客。那个高个子男人胡子灰白，穿着一件特别大的衬衫和一条打满了补丁的工装裤。克洛弗觉得他一定是个樵夫。一个小女孩站在他旁边，拉着他的手，看起来比克洛弗要年幼很多，也穿着大号衬衫和工装裤。她的头发垂到了眼睛上面，都打结了。

“你好，小姐，这儿是宠物领养处吧？”那个樵夫说道，“我和我女儿不太确定。”

“是的，没错。我是克洛弗。”

“哦，很好。”樵夫松了一口气，“我叫奥拉夫，这是我的女儿苏西。我已经答应给苏西一只宠物……嗯，答应了很久了，所以今天我们就来了。”

“我喜欢动物。”那个小女孩兴奋地插嘴说，“我们已经有了一头驴子，还有很多小鸡。”

他们知道这里是“魔法宠物领养处”吗？克洛弗想道，看起来他们和以前的她一样，对这里的神奇魔力一无所知。

就在克洛弗思考着该如何去做的时候，那位公主突然冲了出来，差点儿把

她撞倒。

“你们的独角兽不适合我。”公主说。

“可……可是……”克洛弗结结巴巴地说不出话来。

公主没再多说一个词，就从克洛弗身边走了过去。她没戴刚才那双粉色的手套，而且往外走的时候明显把两只手藏了起来，但克洛弗还是看见了。那双手和克洛弗想象中的公主的手完全不一样，它们不是光滑漂亮的，而是皱皱巴巴的，还长着又长又尖、发黄开裂的指甲。公主紧紧地攥着她的皮包，包的一角挂着一样儿让克洛弗毛骨悚然的东西——

毛发。

那不是普通的毛发，而是长长的、银色的、闪着光的——独角兽的鬃毛！

“站住！站住！”克洛弗喊道。

公主没有停下脚步，跑过了樵夫和他女儿身边。他们呆住了。



“站住！”克洛弗再次大喊道，连忙追了上去。

公主像闪电一般冲出门去，尖帽子撞到了门梁，从她头上掉了下去。

她蹲下来捡帽子，克洛弗这下看清了之前她用面纱遮挡着的脸。

她的嘴唇又薄又苍白，眼睛又黑又冷漠，戴着的三只耳环像是碎玻璃做的。她的左颊上有三道细细的白色伤疤，要不是因为这个，她还是挺漂亮的——令人恐惧的漂亮。

“吃惊吗，亲爱的？”她咯咯笑了起来，“我要是你，就会去看看那些动物。”她说着，抓起帽子，一转身就不见了。

克洛弗的心狂跳起来——月落！她马上掉转方向，穿过屋子，跑进门，沿着走廊冲向独角兽的畜舍。她心里绝望极了。

月落在它的畜栏里，用两条后腿站立着，不停地嘶鸣，它那圆圆的小角猛烈地挥来挥去。它一次又一次地用前蹄撞击着栏门，终于把栏门撞烂了。

它跑了出来，鬃毛在额前飘动着，犹如在暴风雨中飞舞的旗帜。可它那原本漂亮的长尾巴……

被毁了！现在只剩下一半，参差不齐，好像被人用一把很钝的刀子割掉了。



“月落！停下！停下！”独角兽从克洛弗身边冲了过去，暴躁地扬起前蹄。克洛弗又叫了起来，可她的叫声似乎更激怒了月落。它又猛地抬起身子，一只前蹄从克洛弗的脚边擦了过去。

克洛弗叫着向后退去，脚上一跳一跳地疼。

“嘘——嘘——”有个声音在她身旁响起，“好马儿，放轻松点儿，来吧。”原来，是苏西跟着克洛弗跑了进来。

这个小女孩的声音既冷静又镇定。“放松，放松。你没事了。”她小心地靠近月落，而月落一动不动。

当苏西摸到月落的时候，她便开始缓缓地抚摸它的脖子，而后是它的脑袋。月落慢慢地低下头，垂到了膝盖下面。克洛弗几乎忘了自己的脚还在疼，她太惊讶于这个小女孩安抚受伤独角兽的本事了。不一会儿，月落就躺卧下来，苏西则蜷在它身边，柔声唱道：“入梦之粉撒向你，入睡之粉撒向我，在这神奇的世界，我们都会幸福快乐。”

“哇哦，”克洛弗小声说，“真是太感谢你了。你怎么会这个呢？”

“我们的驴子也很容易受惊呀，”苏西一边说，一边继续抚摸着月落的脖子，“只要让你的声音平静下来就可以了。”她低头看了看月落的尾巴，问：“这是那个坏女人干的吗？”

“肯定是她干的。”克洛弗说，“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她说她是个公主，想要领养一头独角兽，可是现在看来，她更像是个老巫婆什么的。”

“这些独角兽可以领养？”苏西惊讶得屏住了呼吸。

克洛弗点了点头，这时奥拉夫走进了畜舍。

他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，头发乱糟糟的。“我没追上她。”他说，“我本来想抓住她的，可是她在森林的掩护下跑了。她干了什么？”

克洛弗和苏西一起给他看了月落的尾巴根。

“那个女巫要独角兽的尾巴做什么？”

“我也不知道。这么说，她真的是个女巫？”

“在我看来她就是，”奥拉夫说，“而且还是个坏女巫。只有坏女巫才会割断独角兽的尾巴。”

“可怜的月落，它已经吃了很多苦了。上一个拥有它的公主待它很不好。”

“不过，它喜欢我的苏西。”樵夫说着笑了起来。

确实如此，月落已经把头放在苏西的膝上了。

“刚好你想要养一只新宠物，独角兽怎么样，苏西？”奥拉夫问。



“我不能养它。独角兽都是公主的宠物，不是吗？”苏西说，“我不是公主。”她抓了抓自己黯淡无光的刘海，好像在证明这一点。

但是她的爸爸立刻回答道：“你就是公主，对我来说就是。”

克洛弗点了点头，她一点儿也不介意苏西不是公主，而且她相信，果酱先

生也不会介意。他只说过领养动物的人必须“适宜恰当”，却从来没说过独角兽只能由公主领养。实际上，他可能也很喜欢这一点。不过，月落正在休养中，她能让它离开吗？

苏西仍然在抚摸月落的鬃毛，这让它从鼻孔里发出轻轻的呼噜声。克洛弗知道，这说明它很开心。苏西是一个好主人，克洛弗心里知道，月落在她的照顾下，很快就会变得健康、强壮。

“你就是月落完美的主人。”克洛弗大声说。

“真的吗？”苏西问。

“真的。”

按照果酱先生在留言里说的，克洛弗在第三个抽屉里找到了领养文件，填好了她需要完成的部分，包括日期、动物的姓名和外形，以及饲养注意事项副本。桌子上可以用来写字的，就只有那支精致的羽毛笔，不过她拿笔时，不小心在自己裙子上溅上了两滴墨水，这让她很尴尬。所以她还是从口袋里掏出了普通的钢笔。爸爸妈妈整天都在做着这类事情，她想，幸好这在我的工作里只是一小部分。

当奥拉夫和苏西填写文件的其他部分时，克洛弗回到畜舍，重新修剪了月落的尾巴，至少让它看起来整齐一些。过一段时间，它的尾巴还会长长的。

克洛弗的脚还有些疼，不过现在已经很轻微了。

她看了看栏门，发现损坏得很严重。这时，月落抬头看着她，眨了眨眼睛。

“没关系，”克洛弗说，“这不是你的错。应该怪我，是我让坏女巫进了你的畜栏。”她抱住了月落的脖子，“是我的坏运气引来了可怕的巫师，害你被她剪掉了尾巴。我再也不想见到她了。”

克洛弗已经见过两个女巫了，一个就是今天这个，还有一个，在她第一天来到伍德森林时，把她撞进了泥水坑。

果酱先生真不该留下我照看领养处。还好他很快就会回来——后天，留言里是这么说的。到那时，一切都会顺当起来。

当克洛弗与月落、苏西和奥拉夫挥手告别时，她感觉开心了一点儿。虽然月落的尾巴已经被剪得短短的了，可它还是高兴地把它甩来甩去，沿着大

门前的小径走去，背上驮着它的新主人苏西。



1. 在英语中，克洛弗（Clover）的意思即为三叶草。——译者注

7　喷鼻的主人

那天晚上，爸爸妈妈注意到了克洛弗手腕上挂着的钥匙。“是领养处的钥匙。”她解释道。

“已经这么有责任心了呀。”妈妈说。

“干得好，克洛弗。”爸爸说。

要是知道了真相，他们会怎么想呢？克洛弗不知道父母是不是愿意让她一个人照看整个领养处，所以只是点点头，笑了笑。妈妈又给了她一份草莓冰激凌，她觉得冰激凌刚好可以融化掉关于那个可恶女巫的回忆。

可是，第二天早上，那些回忆就又跑回来了，因为有个小男孩和他的父母——一个男巫师和一个女巫师来到了领养处。他们想为小男孩领养一只宠物。

一开始，克洛弗不知道该怎样看待这两个巫师——他们是好巫师还是坏巫师呢？不过，他们看起来和普通的父母没什么不同，只不过是戴着尖顶帽子、穿着黑色长袍罢了。他们什么动物也没领养就离开了，嘴里不停讨论着蟾蜍啦，火蜥蜴啦，等等，还许诺说，等他们做好了决定再回来。

克洛弗从自己的包里拿出了一张明信片，这是她出门前妈妈拿给她的，是艾玛寄来的。明信片的正面画着一匹小马，站在微风吹拂的草地上；在背面，艾玛写道：

克洛弗：

你好啊。我的小马名叫格雷西，是栗色的哟。它太可爱了！我们睡上下铺，我那个室友打呼噜，比喷火龙的声音还大！真希望你也在这儿，我好想你呀！

抱抱你，艾玛

克洛弗笑了：艾玛可不知道，克洛弗亲耳听过喷火龙的呼噜声有多大！或者，至少是听过像喷鼻那样的幼龙的呼噜声。

她从书桌里拿出一张纸，很想把一切告诉艾玛，但是她什么都不能说。于是她写道：

艾玛：

你好。我现在正做着一份和动物有关的志愿者工作，想不到吧！到目前为止，坏运气的事儿没怎么发生。我也很想你！

抱抱你，克洛弗

克洛弗还想再添上点儿特别的东西，因为信纸上还有很多空白呢。她来到畜舍里，站在独角兽可可的畜栏前，想照着它画一幅画。可可特别漂亮，靠近一些，克洛弗还看见它的独角和鬃毛有一种淡淡的肉桂色泽，这是她之前没注意到的。她努力地画下了可可的样子，包括眼睛里的闪光和长长的独角。艾玛肯定会喜欢的，而且绝对想不到，克洛弗是照着一头真的独角兽画下来的。在画的下面，她写道：我想你会喜欢这个。最近我常常梦见独角兽。请把我的画带给格雷西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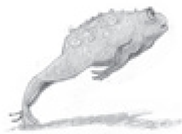
克洛弗写好了信，把它放进包里。在寄信之前，她还有好多时间可以做那些期待已久的事呢。

午餐时，她从自己的苹果上切下一小块，去喂那些小仙马。小仙马围拢过来，开心地吃起来，还甩动着画笔尖那么小的尾巴。然后她又给独角兽刷了毛，直到它们的鬃毛和皮毛都闪起了银光。

后来，她又喂埃斯梅拉达吃维生素片——试了三次才成功，还躲开了黏糊糊的蟾蜍口水。然后她就和这只大蟾蜍玩起了游戏。她把埃斯梅拉达放在不同颜色的纸上，想看看它身上的黏疙瘩会不会随之改变颜色。结论是：不会。埃斯梅拉达只是吐了吐舌头，眨了眨那双鼓出来的眼睛。



就在她要把埃斯梅拉达放回箱子里时，这只蟾蜍不高兴地叫了一声“呱”，就从她手里跳了出去。



它跳出了屋门，沿着走廊往前跳，要跳到前面的屋子去了。克洛弗花了好长时间，才在一把椅子下面把它捉住。这时，埃斯梅拉达背上的那些黏疙瘩闪耀起五颜六色的光，就像彩虹一样。克洛弗的心怦怦直跳。都怪我的坏运气，差点儿把它弄丢了，她想，要是那样，我该怎么对果酱先生说呢？我最好还是不要贪玩了。

克洛弗把埃斯梅拉达放回了它的箱子里，蟾蜍立刻跳上了它最喜欢的玻璃球顶端。它背上的黏疙瘩不发光了，恢复成了浅绿色。嗯，它会不会是根据心情来变换颜色的呢？克洛弗沉思着。不过，她可不想再把蟾蜍放出箱子证实自己的猜测了。



于是，克洛弗窝在沙发里，读起了愿望簿，看看人们还渴望领养什么样的魔法宠物。

愿望簿中的每一页都分成了三栏：最左边一栏里，写着申请人的姓名、地址和电话号码；中间一栏里写着他们想要的动物；最右边一栏里则用对钩标注着这一申请有没有成功，愿望有没有实现。

愿望簿真让人着迷。

有一位女士，想领养一头狮鹫看护她的鸡，这一条后面标着个对钩。有一位人鱼公主想找回她丢失的海马，这一条很不幸没有打对钩。下面一条是一位侏儒想要一头鹰马[注]，也没有对钩。真想知道“鹰马”是什么啊，克洛弗想。果酱先生解释过“海马”，却没提过“鹰马”。最好列个问题清单，等果酱先生回来时问他。克洛弗没有时间读完整本愿望簿，于是决定改天再继续。



关闭领养处大门的时候，克洛弗觉得轻松了些，因为果酱先生明天就要回来了。这天晚上，她回到家里，像火蜥蜴似的鼾声大作，睡得很香，一个梦都没做。



第二天，克洛弗早早就出发了，急急忙忙地赶往领养处，希望果酱先生已经在那儿了。她期待着屋子里亮起灯，飘着肉桂面包和咖啡的香味儿。

但是，这些都没发生，领养处里还是黑洞洞、静悄悄的。

克洛弗想着果酱先生可能随时会回来，所以整个上午都一惊一乍的。她在把独角兽的早餐面糊倒进桶里时，不小心溅出来一些，不过这没有把燕麦全撒出来那么糟，打扫起来也只用了上次一半的时间。

午餐是妈妈给做的芥末奶酪三明治，克洛弗刚吃完，前屋的铃铛就响了起来。她连忙跑到入口那里，以为是果酱先生回来了，可是并不是。

前屋来了四个人。

她认出其中三个是前一天来过的那对父母和他们的儿子。他们今天都穿着红色的工装裤，戴着红色的帽子。

另一个人也是个巫师，克洛弗看那帽子和长袍就知道了，不过他年纪比较大，是和那一家三口一起来的。他的红色胡子十分浓密，一直垂到了肚子上，戴着眼镜，显得眼睛特别大，就像猫头鹰似的，他的斗篷上还带有红色的火焰纹样。

“我们想再看看那只火蜥蜴，”男孩的妈妈直截了当地说，“是吧，亨利？它们和你一样喜欢火。”

“我不喜欢火，我喜欢灭火……”亨利说。

“那只蟾蜍也不错。”男孩的爸爸插嘴道。

“可是，爸爸，我不想要——”

“要么是火蜥蜴，要么是蟾蜍，我们已经讨论过了，儿子。”

克洛弗打断了他们的争吵：“这位也是你们的家庭成员吗？”

爸爸妈妈和儿子一齐看了看那个老巫师，随后摇了摇头。

“我们不认识他。”男孩说。

“俺也不认识他们，”老巫师说话了，他的声音听起来又粗鲁又暴躁，“俺是来找俺的龙的。”

“你的龙？”克洛弗很奇怪。

“俺的龙。它是黑色的，有点儿灰，年纪不大。它是俺的，那时它还是个蛋哩，现在俺想把它接回来。俺听一个朋友说，它在你们这儿哩。”

“可是果酱先生说，那头龙是被遗弃的。”

“不是遗弃，是它自己瞎走，”老巫师说，“走到你们这儿哩。俺不知道它是怎么跑丢的，但俺很想念它哩，想念它的火焰，它的爪子，它的陪伴。”

克洛弗觉得有些难以置信，不过喷鼻不是被人抛弃的，这还不错。这个老巫师看起来就像是驯养喷火龙的那种巫师，他的胡子是红色的，斗篷上还有火焰图案。

“看到了吧，儿子，”男孩的爸爸说，“养宠物就是这么一回事，它意味着陪伴，可不仅仅是作为巫师的进阶练习，更是作为一个善良的人的必要训练。”

“可是我不想当巫师，我想当消防员，所以我想要一条大麦町犬，才不想要什么蟾蜍和火蜥蜴。”男孩嚷嚷着，使劲儿跺着脚。

“嘘！别说了。”男孩的妈妈说。

他们就像普通人似的又吵了起来。

“要是你们不介意多等一会儿，我想先帮……呃，这位……”克洛弗说。

“伟奇蒂先生。”老巫师说。

“先帮伟奇蒂先生服务。”克洛弗重复道。

“好吧。”男孩的妈妈说。

“祝贺您，”男孩的爸爸对伟奇蒂先生说，“宠物失而复得，感觉一定很不错。”

克洛弗忍不住想起了她的鹦鹉佩妮，它正在森林的某处飞来飞去呢。她希望那只鸟儿平安、开心。

“的确如此。”伟奇蒂先生说。

克洛弗拿出了喷鼻的文件：“这是喷鼻的文件。”

“喷鼻？”老巫师一脸迷惑。

“哦，你可能不知道这个名字，我们都是这么称呼喷火龙的。它原来叫什么名字呢？”

“哎哎……它叫‘花边拉菲’。”

“花边拉菲？”

“这原本是俺的猫头鹰的名字，它已经去世好久了，可怜的小家伙。”

克洛弗可不觉得“花边拉菲”这个名字适合一头龙，或者一只猫头鹰，不过出于礼貌，她没把这些说出来。伟奇蒂先生坐下了，她把文件递给他。

“虽然它以前是您的宠物，但您还是需要填写这些内容。”克洛弗说，“我去把喷鼻领来，它刚刚吃饱了，可能正在睡觉。”

她来到圈棚，走到马具室，想给喷鼻找一条缰绳。马具室里堆满了形状怪异的鞍具和大小不一的笼头，小的只有橡子那么大，大的则和克洛弗的身体差不多。这儿还有一整面墙的独角兽笼头，每一件都挂在带有标签的钉子上。另一面墙上挂满了缰绳，其中有一条缰绳是由三个巨大的项圈连接着一根绳子，克洛弗推测——说起来有点儿吓人——这应该是为某种有三个头的动物准备的。不过她想不出那些堆在一个黑暗角落里的瓶子是做什么用的，里面不知有什么东西正半明半昧地闪着光。她走近了一些细看，只见标签上写着：星尘。是真的星尘吗？克洛弗把这问题加入了“问题清单”，等有机会好去问果酱先生。

她在标着喷鼻的那个钉子上找到了它的缰绳，那是一条很粗的链子，很沉，末端有个夹子，用来扣住项圈。

正如克洛弗猜想的那样，喷鼻正在它的围栏里睡觉，两道轻烟从它的鼻孔里飘出来，打着旋儿扶摇直上。它看起来可不像“花边拉菲”。会魔法的人给宠物取的名字真是太奇怪了。克洛弗想，还想到了朦胧便便。

“花边拉菲，”她叫着，打开了栏门，“花边拉菲！”

喷火龙动也不动，连尾巴都没甩一下。

“喷鼻！”

这下，它立刻就醒了。

这让克洛弗起了疑心。也许它现在更习惯“喷鼻”这个名字吧，她想。“来吧，”她说，“你的主人，伟奇蒂先生来找你了。”喷鼻茫然地看着她，用尾巴重重地拍打地面，还张大了鼻孔。

克洛弗愣住了：它看起来可不太冷静。

她紧张地走进围栏，一只手拿着缰绳，另一只手拎着一桶水。虽然克洛弗已经喂过它好多次了，可每次都要先确认它睡着了，才会走进围栏，把食物倒进它的碗里。她不该这么靠近的，要是它喷起火来可就糟了。

要确认它是不是温和冷静的。果酱先生这样说过。

克洛弗想起了苏西和她安抚月落的情景。“嘘——嘘——！”她学着苏西的样子说，“好龙龙，放松点儿，喷鼻。”

渐渐地，喷鼻不再拍打尾巴了，它耸了耸鼻子。克洛弗一点一点地靠近，终于来到了这头黑色的小喷火龙身边。它正把鼻子放在自己的前腿上。克洛弗放下水桶，空出一只手，幼龙吸吸鼻子，把她吓了一跳，不过还好，它没喷火。慢慢地，克洛弗摸到了它的背，它的鳞甲平滑光洁，就像冰块似的。她缓缓地哼唱起了苏西唱过的那首歌：“入梦之粉撒向你，入睡之粉撒向我，在这神奇的世界，我们都会幸福快乐。”

喷鼻的尾巴和着节拍摆来摆去，当克洛弗唱完这首歌时，他用那双绿宝石般的眼睛凝视着她。这双眼睛大大的，充满希望，却又带着一丝担忧。这眼神让克洛弗想到了她自己。她心疼起这只小喷火龙来——它知道自己是个闯祸精。

“可爱的小龙，”克洛弗说，“我们都有好多困难，你知道的，但你不要难过，你喷火是自己控制不了的啊。”

喷鼻又吸了吸鼻子。尽管克洛弗的心跳得很快，她却没有把手从它背上拿开。

克洛弗把缰绳和它的金属项圈扣在一起，喷鼻静静地、耐心地站着。

她牵着喷鼻走出了圈棚，来到了走廊上，她还在想着，它为什么不回应“花边拉菲”这个名字。在让它离开领养处之前，克洛弗觉得自己必须再检查一遍，确定它到底是不是“花边拉菲”。但是究竟该怎么做，克洛弗也不知道。

在前面的屋子里，亨利和他的父母在角落里等着，还在不停地吵来吵去，伟奇蒂先生坐在沙发上，正在填写表格。克洛弗和喷鼻一走进来，他就立刻停下笔站了起来。

“啊哈！俺的龙！”他说，“你都长这么大了，连门都快进不来了哩。看看你的翅膀，你的爪子！都这么长了哩！”

喷鼻朝着这个老巫师走近了几步，尾巴拍击着地板，呼吸也粗重起来。看起来，它好像确实认识这位伟奇蒂先生。克洛弗呼了一口气，放心了些。

“好龙儿，俺的龙儿。”伟奇蒂先生说。

可是，伟奇蒂先生说着说着，喷鼻的呼吸却越来越粗了。它抬起了翅膀，好像害怕了，然后——

呼！

它喷出了一个大火球！

火焰呼啸着卷起了桌子上的领养文件，纸张马上大烧特烧起来。

“哎呀！”克洛弗叫着，扔掉了缰绳。

伟奇蒂先生跳着躲开了那些烧着了的纸张，靠近了喷鼻。

“着火了！”亨利的妈妈叫道。

“退后！”亨利的爸爸命令道。

可是亨利根本不听，他向前走了几步，从口袋里抽出一根魔法棒。他压低声音，嘴里念念有词，用魔法棒在空中画着圆圈。

“我本该拎一桶水来的！”克洛弗嚷嚷着，责怪自己竟然没有随身准备好水

桶。她转身要去找水，这时，一桶水突然重重地落在了亨利的面前。



“哇哦！”亨利好像很开心，“起作用了！”

他没有浪费时间，丢掉了魔法棒，两只手抓住那只桶，把水泼向了书桌。

水花四溅，扑向那些纸张，火苗立刻熄灭了。

而克洛弗刚好瞥见伟奇蒂先生也掏出了他的魔法棒！他用魔法棒在喷鼻的鼻子上画着圈圈，还念叨着：“睡吧，睡吧，沉沉睡吧！”喷鼻真的闭上了眼睛，慢慢地瘫倒在地上。

趁此机会，伟奇蒂先生飞快地从斗篷里拿出一把弯弯的剪刀，一下子剪断了喷鼻最长的那根趾甲。咔嚓！断裂的趾甲发出很响的一声。喷鼻含糊不清地咕哝了一声，可是并没有醒过来。伟奇蒂先生把剪刀、趾甲和魔法棒塞回斗篷的口袋。

“你在干什么？”克洛弗喊道，而与此同时她也发现了一些别的不对劲，“你的胡子冒烟了！”

“着火了！”伟奇蒂先生用高八度的声音叫起来。



可是，接下来发生的事非常怪异。他并没有想办法扑灭火星，而是把那些胡子直接从自己脸上扯掉，露出三道白色的伤疤。

他不是老巫师……

是那个可恶的坏女巫！

“又是你！”克洛弗气极了。

亨利的父母连忙拿出他们的魔法棒。

“你才发现呀，不走运的小姑娘！”女巫一边叫嚷着，一边冲出大门消失了。亨利的父母甚至没来得及做点儿什么。

亨利在那把假胡子上踩了几脚，踩灭了火星。当屋子里的火都被彻底扑灭时，他说：“把窗子和门都打开。”说着，自己先干了起来。

窗子打开了，凉爽的空气灌进了屋里，浓烟消散了，水从烧坏的桌子上滴下来，在地板上汇成一道细小的水流。

喷鼻仍然一动不动地躺在地毯旁边，它的左脚向前伸着，第三根趾甲不见了，只剩下光秃秃的指头。亨利的父母用魔法烘干了桌子和地毯，而克洛弗顾不上自己湿漉漉的鞋子，连忙跑到喷鼻旁边。喷鼻的鼻孔里冒出淡淡的烟——还好，至少它还活着。



“它这是中了催眠咒。”亨利的爸爸说着，轻轻地戳了戳喷鼻的翅膀，“它很快就会醒来的，催眠咒已经减弱了许多。不过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能告诉我们吗？”

克洛弗尽最大努力开始解释：“这个女巫昨天就骗了我，偷走了独角兽尾巴上的一丛毛，今天她又骗了我，偷走了喷鼻的趾甲。我也不明白这是为什么。女巫要龙的趾甲干什么呢？”

“我不知道，”亨利的爸爸说，“从没听说过哪种好咒语需要龙的趾甲。也许会需要一些龙的口水，但是龙的趾甲……”

“它还会长出来吗？”

“龙的趾甲还会长出来的，只不过长得非常慢，”亨利的爸爸说，“比我们的脚指甲长得慢多了。”

亨利伏在喷鼻旁边，凝视着它鼻孔里冒出来的弯弯曲曲的轻烟。“我从来

不知道喷火龙这么神奇！”他一边说，一边轻轻抚摸着喷鼻的鳞甲。

“小心点儿，儿子，我们可不知道这个催眠咒的效力有多久。”

“如果那个女巫会施催眠咒，那她干吗不把我们全都催眠了呢？那样她不就想偷什么就偷什么了？”

“这的确很奇怪。”亨利的妈妈说，“通常，邪恶的坏巫师都会从远处突然猛冲过来，做完坏事后趁着夜色溜走。真闹不明白，她到底想干什么。”

“好吧，至少，火总算是扑灭了。”克洛弗说，“谢谢你，亨利。”

“是啊，干得好，儿子。”亨利的爸爸说，“水魔咒是很精妙的，你妈妈的水魔咒总会招来洪水，而我的又老是惹得电闪雷鸣。”

“谢谢夸奖，这个水魔咒是我自己编的。”亨利很自豪地说道，“我还有其他的水魔咒呢，用哪个要视火灾的情况而定。消防员必须时时刻刻关注火情。”

“喷鼻最好的主人就是你啦，”克洛弗说，“它很容易点着什么东西的。”

男孩睁大了眼睛：“这个，我可从来没想过。不过你说得对，它就需要像我这样的人。”

“一头龙？”他的妈妈连连摇头，“这可比我们之前讨论的那些宠物大多了。”

“巫师不会养龙作为宠物的，儿子，他们一般都是养蟾蜍啦，蜥蜴啦，猫头鹰啦……”他的爸爸说。

“求你们了，让我领养它吧。你说过，这并不仅仅是为了成为一个好巫师，更是为了学着成为一个善良的人。”

“你确实说过。”妈妈对爸爸说道。

“我说过……说过吗？”亨利的爸爸叹了口气。

新的领养表格填好了，克洛弗也帮亨利找了些饲养龙的说明手册，其中还包括一本《龙的首次飞行及其他》。这时，喷鼻醒了，它站起来，有些摇摇晃晃地走向克洛弗，尾巴拖在身后。突然，克洛弗觉得自己的心也摇摆不定起来——虽然喷鼻常常惹麻烦，但它也是自己认识的第一头龙，而且果酱先生非常关心它。让喷鼻离开领养处，果酱先生会不高兴吗？不过，

她随后想起了果酱先生说的“我们机构的目的就是领养”，于是感觉好多了。

亨利一定会好好照顾喷鼻的。喷鼻也终于拥有了家人、朋友——它有了一个家。

“好喷鼻，”克洛弗摘掉了它背后的缰绳，“看，你有新主人了。”

喷鼻用尾巴拍着地面，看了看亨利，又看了看克洛弗。

“别担心，喷鼻，坏女巫那种事再也不会发生了。这是一个好巫师，他一定会让你幸福快乐的。”



亨利笑了。“没错，”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副手套，解释道，“这是消防员的防火手套。我有很多好东西来照看好喷鼻呢。”

“你还会用它这个旧名字吗？”

“会呀，当然啦。”亨利戴上手套，轻轻地抚摸着喷鼻的鼻子，它舒服得打了个哈欠。

很快，喷鼻、喜出望外的亨利，还有他的爸爸妈妈就一起离开了。这一天快要结束了，可果酱先生还是没有回来。

克洛弗皱起眉头：他到底去哪儿啦？

克洛弗喂动物们吃过了晚餐，在锁上门之前，她把鞋子放在火蜥蜴的箱子上面，等待烤干的时候，她和小仙马玩了一会儿，让它们在自己手掌上绕着圈子奔跑。它们小小的马蹄弄得克洛弗的皮肤刺刺痒痒的。那匹名叫艾菊的小仙马似乎最喜欢克洛弗，她不得不用糖块引着它从自己的手掌上跑下去。克洛弗暗自希望，不要有人这么快就把它领养走。

她穿上鞋子，它们已经被烤得暖烘烘的了。

我不会让那个坏女巫再骗我了。克洛弗这么想着，关掉了领养处的灯。

不过，她很担心自己的坏运气再次发威。

---

1. 鹰马：希腊神话里的一种鹰头马身、有翅膀的怪兽。——译者注

8　情绪动物

这一天，克洛弗还是早早就起床了，她没吃早餐，不过她答应爸爸妈妈会在宠物领养处吃。她为小地精准备了一份礼物，希望他会喜欢。但是，更重要的是，她很想知道果酱先生什么时候回来，这让她很是焦心。

踏上弯曲小径时，克洛弗的心又沉了下去，因为领养处里所有的灯都是关着的。小地精已经醒了，正守卫大门。

克洛弗先喂动物们吃了早餐，又帮它们梳理皮毛，然后把地毯拖出屋子，拍打掉灰尘。她把地毯放回原位，随后来找小地精——他已经在阳光里睡着了。

“嘿。”她起了个话头。

小地精的一只眼睛睁开了一条缝。

“要是果酱先生给我留个电话号码什么的就好了。你觉得他会没事吧？”

小地精没说话，但是他的额头上堆起了皱纹。

“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要打扰你。”克洛弗说，“只是，他说过，应该昨天回来的呀。”

小地精额头上的皱纹更深了。

“你工作得特别好，”克洛弗飞快地说，“夜里什么乱子也没出过。呃……”她从口袋里掏出了她的那个小乌龟镇纸，“这个是给你的，我想你可能会喜欢它。它是玉石做的，你知道，玉石总会带来好运气。”

小地精的额头舒展开了，他又闭上了眼睛，还微微地扬起了白胡子尖。克洛弗把她的礼物放在了小地精的靴子旁边。小乌龟镇纸和草地一样，是深绿色的，几乎分辨不出来。

克洛弗看了看大门外那片神秘的伍德森林，就回到屋里去了。她的心就像镇纸似的沉甸甸的。“我不能老想着这个。”她大声对自己说道。

她想起果酱先生说过，她可以自己吃些肉桂面包。忧心忡忡让她觉得很饿，毕竟她还没吃早餐呢。

于是，克洛弗打开了果酱先生的那个碗柜，里面放满了糖和肉桂粉、黄油和面包。虽然已经过了三天，可是那些面包看起来还是很新鲜。她把第一片面包放在烤箱里，不小心烤焦了，不过第二片关火及时，烤得刚刚好。她在烤得金黄的面包上抹上黄油，还撒了糖和肉桂粉。这时，她想起了那本愿望簿。

我要把它读完。克洛弗这么想着，突然有了一个主意：也许那个坏女巫曾经提出过领养某种动物的申请，而这申请被记录在愿望簿里了。当然，她知道这其实不太可能，因为那个坏女巫似乎总是能混进来，想办法偷走她想要的东西。不过，找一找还是值得的。

克洛弗一只手拿着点心，另一只手拿着愿望簿，蜷在沙发上，翻到了上次没读完的那一页。

一位牙仙子[注]想找一只没有牙齿的萤火虫——对钩。一个洞穴巨人想要一头鹰马——没有对钩。一位仙女教母[注]想要一只拉马车的小老鼠——没有对钩。一位公主想要一头飞鹿佩利冬[注]——没有对钩。

书里有好多克洛弗从来没听说过的动物，她把它们都加入了自己的“问题清单”，等有机会去问果酱先生。书里有很多申请记录都没有标上对钩，可是其中并没有提到女巫。



克洛弗一边嚼着最后一口面包，一边快速翻动着书页，只查找那些没有标对钩，或申请者是巫师的申请记录。一位骑士想要一匹飞马，一位教授想要一头斯芬克司，一个巨人想要一条三头狗……“哦！那条有三个项圈的缰绳原来是给它用的！”克洛弗说道。

她又翻了几页。一个男巫师想要一只凤凰，一个小精灵想要一只星形鸟。还是没有女巫。

这时，她注意到一条愿望申请，停了下来。

书页的底部整整齐齐地写着：奥珀尔女士，占卜师，预言巷22号，222 - 222 - 转接占卜区/想要一种情绪动物，最好是萤火虫，不过其他种类也可以。

右边的一栏里没有对钩。

“情绪动物？”克洛弗思考着。虽然她从没听说过什么情绪动物，但她一下子就想到了埃斯梅拉达——它在兴奋的时候，背上的疙瘩不是会变色吗？果酱先生说过，埃斯梅拉达是被人下了诅咒。不过埃斯梅拉达变色的时候，那个诅咒也没有解除，所以，它可能就是被诅咒变成“情绪动物”的！

蟾蜍当然不是萤火虫，可是……

她该怎么做呢？给奥珀尔女士打电话吗？可是，电话机在哪儿呢？

在宠物领养处的时候，克洛弗从来没有听到过电话铃响。

她站起来，在屋子里翻找起来。

最终，她总算在书架的顶层找到了它。这是一部很古老的电话机，有拨号盘、单筒听筒，还有弯弯曲曲的听筒线。克洛弗站到椅子上才够得到它。

这时，她觉得书架顶层似乎还有其他什么东西，于是踮起脚尖，勉强能看见在电话机后面，有一把装在皮质剑鞘里的长剑，剑柄上刻着首字母缩写：T. J.。

真想知道果酱先生怎么会有这个。克洛弗想，她记起了果酱先生提起骑士时的阴郁神情。她小心地躲开那把剑，把电话机拿下来放到了书桌上，卷曲的听筒线像面条似的伸直了。

她拨了奥珀尔女士的号码，电话另一端响了几声，随后便有人接听了。

“我是奥珀尔，您友善的占卜者，请问您想预测些什么呢？”

“呃，我这里是魔法宠物领养处——”克洛弗说。

奥珀尔女士打断了她：“啊，你是克洛弗。”

克洛弗吓了一跳——她一定是个很棒的占卜者。

“请继续讲……”奥珀尔女士说。

“呃，好，我打来电话，是因为……因为我读了愿望簿，看到了您的愿望。我想，我们有一个宠物，可能适合您。”

“是情绪动物吗？萤火虫？”

“是的，可能是情绪动物，但不是萤火虫，是一只蟾蜍。”

“蟾蜍？”奥珀尔女士似乎被搞糊涂了。然后，她又好像突然明白了什么似的大声说道：“蟾蜍？”

紧接着便是电话挂断的咔嗒声。

克洛弗把听筒放下，叹了口气。她大概不想要蟾蜍吧。打这个电话真是太傻了。不过，她倒是成功地不再去想“果酱先生怎么了”这个问题了——虽然只有一小会儿。

她把愿望簿放好，刷干净盘子，又喂动物们吃了午饭。这一次，克洛弗把维生素片藏在压扁的苍蝇里，哄着埃斯梅拉达吃掉了。就在这时，前面的铃铛响了，她赶忙冲出去看看是谁来了。

书桌前站着一名相貌平平的女士，她穿得很好看，但是也很朴素：毛衣、牛仔裤、平底鞋。她的脖子上戴着一条细细的金项链，白头发向后扎成一条马尾辫。她有点儿像克洛弗的妈妈，不过年纪应该和克洛弗的奶奶差不多，有点儿说不准。

“我能为您做些什么？”克洛弗有些犹豫。她可不想被那个坏女巫再骗一次了。但是，就算坏女巫会变身，她也变不成这位女士。克洛弗能肯定，她没有化妆，尽管眼睛周围有些细纹，可是皮肤红润，没有斑点，更不用说伤疤了。

“我是奥珀尔。”那名女士说。

“奥珀尔女士？”克洛弗脸都白了：这个人就是占卜者？

这和克洛弗想象中的占卜者完全不一样。占卜者应该是——至少在她读过的那些故事里——戴着玻璃珠串，穿得五颜六色，闻起来有一股异域香味儿。

“你一定是克洛弗。我是奥拉夫的朋友，他和苏西就住在我家附近。他们跟我讲过，是你帮苏西领养到了独角兽。”

“哦，是因为这个你才知道我的名字。”克洛弗说。

奥珀尔女士笑了：“当然。现在，请让我见见你提到的那只蟾蜍吧。”

“好啊。”克洛弗笑着说，“我知道，蟾蜍和萤火虫的区别很大，但我希望你喜欢埃斯梅拉达。”

她领着奥珀尔女士穿过走廊，来到第一间屋子里。可是，当她们走近时，竟然发现埃斯梅拉达的箱子是空的！

“不！”克洛弗叫道。她发现箱盖是半开着的。“我刚刚才喂过它，可能是我把盖子往后拉了。可是，我检查过了呀，真的！”

“也许，它跳起来，推开了箱盖？”奥珀尔女士说。

克洛弗迷糊了。“可能吧，没准儿是维生素片让它更强壮了。”

“维生素片？”奥珀尔女士说，“蟾蜍需要维生素吗？”

“埃斯梅拉达需要的，”克洛弗说，“它中了一种让它变色的诅咒。不过我发现，它的颜色是根据心情来变化的。所以我才觉得你可能会喜欢它。可是，它现在不见了！我的运气就是这么糟……”

克洛弗弯下腰，在桌子底下寻找。“埃斯梅拉达！”她喊道，“埃斯梅拉达！”

什么动静也没有，什么声音也没有，连一声“呱”都没有。“埃斯梅拉达！”克洛弗的眼睛里涌出了眼泪。

“哦，亲爱的小姑娘，”奥珀尔女士俯下身子，拍了拍克洛弗的肩膀，“别担心。让我来。”

奥珀尔女士深吸了一口气，叫道：“弗利特！弗利特！到这儿来，弗利特！”

“弗利特？”克洛弗迷惑不已，“为什么……”

可是，她话没说完，只听一阵欢快的呱呱声，蟾蜍在走廊上出现了，直接冲着奥珀尔女士跳了过来。也许是维生素片的作用，它跳得特别高，背上的疙瘩随着每一跳变换着颜色，从紫色变成蓝色，又从蓝色变成紫色。它跳进了奥珀尔女士的手里。

“真的是你！弗利特！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！”

这时，蟾蜍背上的疙瘩变成了粉红色，像泡泡糖似的。

奥珀尔女士看了看克洛弗，她正张大了嘴巴。“我想，你一定很好奇这到底是怎么回事。”

“是啊。”克洛弗用力地点了点头。

“说来话长，也许我们要找个舒服点儿的地方来讲。”



奥珀尔女士填写领养表格的时候，克洛弗为她和自己准备了一些肉桂面包。她检查了表格，随后，两人便坐在沙发上，开始了奥珀尔女士的讲述。埃斯梅拉达——弗利特——趴在奥珀尔女士的膝上，背上的疙瘩显现出一种平静的海绿色。

奥珀尔女士闭上眼睛："很久很久以前，那时候我还很年轻……"

"您现在看起来也不老。"克洛弗插嘴道。



奥珀尔女士脸红了："是吗？我可真有几条皱纹了。我们这些占卜者都很幸运，很长寿，但这个故事是发生在我刚刚完成占卜者训练的时候。为了表示祝贺，我的老师送给我一只情绪动物，是一只萤火虫。很多人都和你一样，以为萤火虫是随着环境的变化而改变颜色的。但事实上，情绪动物的颜色是根据它们周围的人的心情来改变的。它们甚至可以预示人在未来的感受。占卜者可以通过解读这些颜色来预言人的未来。所以情绪动物对

我们有很大的帮助。”

克洛弗想起来了：蟾蜍跑出来时，她觉得特别慌乱，而蟾蜍背上的疙瘩也像彩虹似的闪烁着。原来这是有意义的。

“我和这只萤火虫相处得很融洽，给它起名叫‘弗利特’。我甚至不用把它关进笼子，因为它和我形影不离。

“后来，有一天，可怕的事发生了。一个女巫和她的巫师丈夫来为他们的婴儿做占卜。我立刻就看出，这个婴儿长大以后会给他人带来巨大的好运气。我原本以为，他们会为这个预言而欣喜若狂，可没想到，他们竟然勃然大怒。原来，我没发现这两个巫师其实是魔鬼——他们来的时候伪装得很好，所以他们希望自己的孩子能把家族的邪恶传承下去。于是，他们冲着我施了咒语，我躲开了，弗利特被击中了。为了躲避他们，我跑开了，可当我再回来时，却发现弗利特不见了。我以为它是从开着的门或窗子飞出去了，伤心极了。我到处寻找我的萤火虫，也来这儿找过，可我没意识到，它被变成了蟾蜍。许多年过去，我以为自己再也见不到它了，直到你昨天打来电话，我才突然想到，那个巫师的咒语是要把我变成蟾蜍，而咒语击中了弗利特，被变成蟾蜍的是它。实在太感谢你了，让我们终于又相见了。”

“哇哦！”克洛弗说，“这么说，它确实是被诅咒了，但咒语不是让它改变颜色，而是让它变成了蟾蜍！那您能把它变回原来的样子吗？”

奥珀尔女士看着自己膝上的蟾蜍，笑了：“我想不能吧。它变大了，观察颜色更容易了，这没什么不好。”她又转过头对克洛弗笑着说：“为了感谢你，我可以免费为你占卜一次。”

克洛弗用力摇头：“谢谢，不用了。我不想知道。事情在我身上总不会如愿的。”

“好吧，任何时候你都可以来找我，这个约定一直有效。我住在伍德森林里，和奥拉夫、苏西是邻居。现在，我必须走了。”

克洛弗亲了亲埃斯梅拉达/弗利特，向它告别。它背上的疙瘩立刻变成了肉桂色和金色，就像面包似的。“看来，弗利特也和你有个感谢约定。”奥珀尔女士说。

“这是什么意思啊？”克洛弗问。

奥珀尔女士眨眨眼睛：“我猜，你可能不想知道。”

“您说得对，我不想知道。”克洛弗很果断地说。

“有些运气是坏的，克洛弗，”奥珀尔女士说，“但是有些运气是好的，非常好。”她又冲克洛弗眨了眨眼睛，然后就把她的宠物捧在胸前，朝门外走去。



克洛弗摇摇头，却在心里默默地期待奥珀尔女士说的是真的。

她望向窗外，看到奥珀尔女士走上了小径，和她的宠物在一起。她感到一阵渴望的刺痛，还有些许想念。她知道自己会想念埃斯梅拉达的，只是她还不太习惯改叫它弗利特。她已经开始想念月落和喷鼻了，但同时也为它们感到开心。这种感觉真怪——一半开心，一半难过。她想：这就是在宠物领养处工作的收获吧，就是果酱先生所说的，“守护好自己的心，哪怕是在敞开心扉的时候”。

做其他杂务的时候，克洛弗忍不住去看那些空荡荡的畜栏和小型动物室那空荡荡的箱子。她希望所有在这儿住过的动物都能过得很好——狮鹫、飞马，还有巫师的小白猫。她在喷鼻的圈棚前站了好久，悲伤的感觉越来越强烈。

不过，当克洛弗在愿望簿里奥珀尔女士申请的最右一栏填上对钩时，她觉得快乐多过了悲伤。这一天结束了，那个坏女巫没有出现。克洛弗没弄出任何乱子，称得上“成功”了。虽然果酱先生还是没有回来，但一切似乎都步入了正轨。



1. 牙仙子：英美童话中专门负责儿童牙齿健康的仙女。——译者注

2. 仙女教母：童话传说中保佑婴儿的仙女，一说为充当临死孩童教母的仙女。——译者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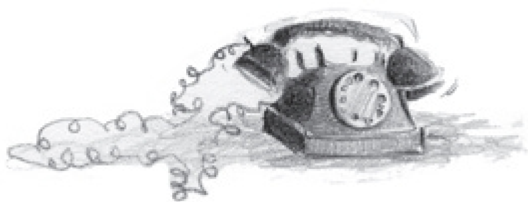
3. 飞鹿佩利冬：传说中生长于亚特兰蒂斯的一种半鹿半鸟怪，拥有鹿的头和腿，鸟的羽毛、翅膀和后半身。——译者注

9　邪恶计划

第二天早上，当克洛弗走到院子里的小径上时，她听到领养处里传来一阵铃声——好像是电话铃！

一定是果酱先生！她想着，连忙打开前门，冲进屋里。

“您好！”她抓起听筒，“是果酱先生吗？”



“是果酱先生吗？”对方同时也在问，说话的声音很微弱。

“不，我不是果酱先生，”克洛弗说，“我是来宠物领养处帮忙的志愿者。我能帮您做什么吗？”

“哦，谢天谢地！”话筒另一边是个女人，声音沙哑，听起来很无助，“我……我本来是要找果酱先生的，不过，要是你也能帮忙，那也可以。当时我正在伍德森林里散步，哦，天哪……你猜怎么着，我看见有一只小白猫被困在树上了。它吓坏了。我本来想自己爬上树去，可是我太老了，没有力气。于是我一瘸一拐地赶回家，打电话找果酱先生。你能来救它吗？”

“这个……”克洛弗有些犹豫，果酱先生没告诉过她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。

“请快点儿来吧！”那个女人说道，“我好像还看见一个女巫呢！”

克洛弗打了个冷战。一只小白猫，她想，可能是曾经住在领养处的那只。那个女巫要干什么？小白猫可能有危险。

“那棵树在哪里？”她问。

“沿着小径，绕过领养处，伍德森林的中心。那是林子正中央的一棵老橡树，你肯定不会认错的。天哪，快点儿来吧。我在那儿等着你。”

“我马上就来。”克洛弗说着挂断了电话。她抓起自己的外套，又从储藏室里拿了那条绳梯，然后就冲了出去，小心地锁好门，还把“入口”的牌子换成了“关闭（皇室也不接待）”。她在大门口耽搁了一会儿，摇醒了小地精。小地精睡眼惺忪地冲着她眨了眨眼。

“有人叫我去帮忙救一只小白猫，”克洛弗说，“我不在的时候，你来保护领养处，好吗？我很快就回来。”

她赶到指示牌那里，找到了标着“中心”的那一个。在伍德森林里，克洛弗还没去过领养处以外的地方呢，可现在，她就要到森林的中心去冒险了。克洛弗记得，果酱先生说过伍德森林里没有怪兽，可是“伍德森林的中心”这几个字，听起来就像是会有某种可怕的东西。不过，她还是深吸一口气，出发了。

在伍德森林的这一边，树木全都蜷曲着，光秃秃的，看起来死气沉沉。没有鸟儿叽叽喳喳，没有松鼠蹦蹦跳跳。这下，克洛弗明白镇子里的人为什么躲着伍德森林了，至少是躲着这半边——这儿确实令人毛骨悚然。她唱起了歌，好让自己保持冷静——就是苏西唱给月落、她又唱给喷鼻的那首：“入梦之粉撒向你，入睡之粉撒向我，在这神奇的世界，我们都会幸福快乐。”

克洛弗发现了一圈月白色的蘑菇，就在这时，一个微弱的声音打断了她的思绪。“在这儿——就在这儿！”

这就是她在电话里听到的那个纤弱的声音。

克洛弗抬头四顾，只见一棵巨大的树，树叶宽大，树皮粗厚，就像蟾蜍的皮肤。

她能确定，这就是那棵老橡树。

但是，打电话叫她来这儿的那个年老的女人却不见踪影。她仰起头看看大树，一开始只能看见绿色的树叶和棕色的树干，可随后就闪过一抹白色。克洛弗踮起脚尖，想搜寻到更多的白色。“小猫小猫，是你吗？”

突然，树叶中浮现出一个女人的脸——上面有三道伤疤！

“睡吧，睡吧，沉沉睡吧！”

咒语一念完，四周便一下子陷入了黑暗之中。

克洛弗醒来的时候，发现自己被绑在一张硬邦邦的椅子上，屋子很大，弥漫着洋葱和烟的气味。她身旁的壁炉里烧着煤，上面吊着一只锅。壁炉架上放着一只乌鸦标本，地板上到处散落着盐和胡椒。角落里有几把撑开的雨伞，屋子正中央的木头架子上摆着黑色的尖头高跟鞋。

桌子上也堆满了各种奇奇怪怪的东西：一个盐瓶，一只坏掉的马蹄铁，一堆只有两片叶子的四叶草，最可怕的是，还有……死掉的瓢虫、蜘蛛和蜜蜂。桌子旁边有一个高脚凳，上面有一个鸟笼，笼子里锁着一只小白猫，比一个毛线团大不了多少。克洛弗能肯定，这就是她几天前见过的那只小白猫。当时，她第一次造访宠物领养处。但是，和那天相比，这只小白猫又脏又瘦，神情很是悲伤，绿色的眼睛黯然失色，尾巴也耷拉下来了。



“哎呀，哎呀，我们不走运的小姑娘总算醒了。”坏女巫嚷嚷着，从后面的屋子里走了出来。这次，她没有戴公主的面纱，也没穿巫师的斗篷，只穿了一条简单的黑裙子。她长长的黑发垂到腰际，耳朵上仍然戴着碎玻璃做的耳环。

“我们终于正式见面了。我是伟奇蒂小姐。”

“放开我！”克洛弗喊道，努力地想挣脱手腕上的绳子，离开身后的椅子。

“放开你？放弃我药水配方里的最后一味药吗？真是抱歉，但是你，小姑娘，你太重要了。为了寻找你这样的人，我已经花了好长时间了。现在，我的药水原料总算是配齐了。”她向前跨了几步，靠近了克洛弗，近得克洛弗都能闻见她呼出来的洋葱和大蒜味儿。“你知道，小姑娘，我们有一个共同的难题——运气。你总是不走运，但我刚好相反。当我还是婴儿时，一位占卜者就预言说我会给人带来巨大的好运，将好运散播到我所到的所有地方。”

克洛弗愣住了，她想起了预言者讲过的故事。“是奥珀尔女士！你的父母把她的萤火虫变成了蟾蜍！”

“没错，就是奥珀尔！”伟奇蒂小姐吐了口唾沫，“那个讨厌的占卜者永永远远地诅咒了我！等我的药水配成了，我第一个要解决的就是她！”

“可……可是，人人都想要好运气呀。”克洛弗结结巴巴地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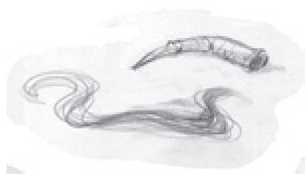
“运气！”伟奇蒂小姐又吐了口唾沫，“我来自一个历史悠久的坏巫师家族，坏巫师是给人带来噩运的，不是好运！我从来不敢晃动我的魔法棒，就怕那个预言成了真。我就是这样长大的。最后，我意识到，只有一个办法，那就是配一剂够用一辈子的噩运药水，这样我就能把它走到哪儿洒到哪儿了。我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试验这种药水。当我还在接受巫师训练时，就试着从一只黑猫身上扯掉它的毛，用来试验配方。我脸上的伤疤就是拜它所赐。可是，有些配药水所需的材料是不可能搞到的。我永远也别想捉住野生的龙，宠物龙都贵得离谱。我真该早一点儿去找找什么魔法宠物领养处的，更何况我还出乎意料地碰到了你！”

她一边说，一边把桌子上的东西一件一件地扔进锅里。在桌面快要清空的时候，她又拿出一撮闪闪发亮的长毛，数出十三根，也扔进了锅里，长毛发出一阵咝咝声。

“那是月落尾巴上的毛！”克洛弗喊道。

坏女巫歪着嘴笑了笑，又从桌上拿起了最后一样儿东西：一只长长的绿色的趾甲。

“喷鼻的趾甲！”



女巫又笑了，把趾甲丢进大锅，看着里面的东西沸腾冒泡。“最后，轮到至关重要而且最具挑战性的一样儿了——一个不走运的小孩的血！那就是你，小姑娘！”

“不！”克洛弗喊着，再次挣扎着想把手抽出来，她又拉又拽，可是绳子一点儿都没有松动。

“挣扎是毫无意义的。你知道自己运气很差，不管做什么都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。”伟奇蒂小姐抽出了她的魔法棒，对准了克洛弗，“松开，松开，来我身边。”克洛弗手腕上的绳子神奇地松开了，她觉得四肢好像不受自己控制了，猛地站起来，冲到了伟奇蒂小姐旁边，冲劲儿大得差点儿直接跌进锅里。

现在松绑了，克洛弗知道机会来了。可是，没等她采取行动，伟奇蒂小姐就用那冰冷粗糙的手指扣住了她的手腕，仿佛一条蛇缠了上来，同时另一只手从帽子里抽出了一根大头针。克洛弗挣扎着，可伟奇蒂小姐使劲儿地拉着她，把大头针深深地刺进了她的拇指。

“啊！”克洛弗叫了起来。

“闭嘴！”伟奇蒂小姐厉声说道，然后把克洛弗的手拉到了锅的上方。

她挤了三滴血，滴到锅中的汤汁里，蒸汽灼伤了克洛弗的皮肤。

当最后一滴血融入汤汁时，一团绿白相间的浓雾弥漫开来。伟奇蒂小姐推开克洛弗，念道：“绑住，绑住，永远不准动。”克洛弗抵抗不了她的咒语，退回到椅子上，任由绳子重新绑住了她的手腕，绑得比之前还要紧。



伟奇蒂小姐把锅从火上拿下来，放到桌子上，用一只长柄勺子舀了些汤汁，灌进一个小喷雾瓶里。这喷雾瓶和克洛弗的妈妈使用的香水瓶差不多，只是它的颜色像浓烟一样黑。

“现在，试试吧。这药水效果强大，只要喷一下，这只可怜的小白猫就会变成散播噩运的黑猫了，非常邪恶，很适合坏女巫。”

“你不能给那只小猫喷药水！”克洛弗喊不出声了。

伟奇蒂小姐只是冷笑一声，就把喷头伸进了笼子的栏杆里，对准了小白猫的头。

“你这傻东西，不合用的家伙，这药水能帮你大忙。难道你不想当一只称职的坏女巫的猫吗？”

小白猫向后退啊退啊，退到了笼子的一角。

伟奇蒂小姐冲着它喷出了药水。小白猫打了个喷嚏……然后就不动了。它的尾巴直直地竖了起来，就像一个感叹号。

克洛弗不敢看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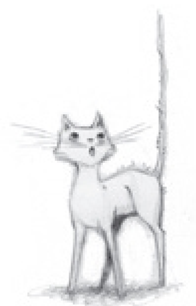
她闭上了眼睛。

可是，当她再睁开眼睛时，却惊讶得不停眨眼。

小猫不是白色的了。

但也不是黑色的。

小猫变成了漂亮的绿色！



10　好运降临

这是克洛弗见过的最最可爱的颜色，那是新生的小草、豌豆和薄荷叶的颜色，是绿宝石的颜色，是四叶草的颜色。

小猫好像很开心，舔着自己爪子上的绿毛。

“什么！”伟奇蒂小姐尖叫道，“这不可能！”她指着克洛弗说，“你说你老是不走运，可绿色却是最幸运的颜色！你对我撒了谎！你一定是个运气很好的小孩！”

“没有！我的运气不好呀！”克洛弗说。

伟奇蒂小姐转过身，猛地打开碗柜，抓过一本配方谱，又查了一遍。

而这时，克洛弗的头脑也在飞速运转：运气很好的小孩？她？她思来想去，发现自己身上确实发生了一些很不寻常的事。

如果她没有招惹坏女巫伟奇蒂，那么月落和喷鼻也不会被苏西和亨利领养——他们都是完美的新主人。

如果她没有弄丢金丝雀佩妮，那么她就永远不会到魔法宠物领养处去，也不会认识月落、喷鼻，还有其他神奇的魔法动物；同样，要是那样的话，她也就没机会在果酱先生去处理救护任务的时候——虽然他还没回来——帮忙照看领养处，也就不能亲自帮助那些动物了。

也许她的运气根本就没有那么糟！

小猫喵喵叫了起来。

克洛弗得救它。坏女巫仍然弯着腰在查看配方谱，嘀嘀咕咕地自言自语，赌咒发誓。可是，谁知道她接下来还会做什么。

克洛弗又拽了拽绳子，觉得好像有什么东西压痛了她的皮肤。是钥匙！她手腕上挂着领养处的钥匙——它是用锯齿状的动物牙齿做成的，所以很锋利。如果她没有把钥匙挂在手腕上，那么她也就没办法自救了。而且，令人惊讶的是，伟奇蒂小姐竟然没发现。

克洛弗突然间有了勇气和力量。

她感到了好运的降临。

她费力地用另一只手去抓钥匙，扭动旋转，直到抓牢。然后她用钥匙锋利的一边去摩擦绳子，来来回回，来来回回。一开始好像没什么效果，可是慢慢地，克洛弗觉得，其中一股绳子崩开了。她兴奋极了，幸好坏女巫正全神贯注地看配方，没留意。

当克洛弗把最后一股绳子割断了的时候，伟奇蒂抬起头来，看着小绿猫说："也许这只猫需要更多的药水。没错，一定是这样。我得再往它身上喷些药水！"

"别碰小猫！"克洛弗叫着，从椅子上跳起来，抓住桌上的那只大锅，把锅里所有的汤汁都泼向了坏女巫。

哗啦！

伟奇蒂小姐吓得连忙往后跳，可是没能全躲开，汤汁泼到了她的手上。她那原本弯弯曲曲、瘦骨嶙峋的手指，立刻变得又直又漂亮，开裂发黄的指甲也变得光滑，成了浅绿色。"我的手！"伟奇蒂大声尖叫。她用斗篷使劲儿擦着自己的手，这时，克洛弗趁机抓住了那个关着小猫的笼子，紧紧地抱在怀里。

"你哪儿也别想去！"伟奇蒂从口袋里抽出魔法棒，对准了克洛弗，"睡吧，睡吧，沉沉睡吧！"

克洛弗眨了眨眼睛，可她非但没有觉得昏昏欲睡，反而觉得特别精神，特别有活力。她连忙冲向门边。

伟奇蒂又喊出另一个咒语，她指着扫帚说："起来，出击，把她绊倒！"

可是扫帚并没有倒下来挡住克洛弗的路，而是砸中了门把手，把门推开了。

伟奇蒂的咒语好像真的失灵了。

她惊恐地瞪大眼睛，又换了第三个咒语："砰砰，砰砰，门快关上！"

一阵风从她的魔法棒里飘了出来，把门吹得大开。

"是那个药水！"伟奇蒂小姐哆嗦着，气得涨红了脸，"它让我的咒语全都变成好运气的了！那个可怕的预言成真了！"

克洛弗冲出门，跑上了林间小路，伟奇蒂在后面紧追不舍，还不停地嚷嚷着各种咒语："闪电，闪电，快快劈下！""嗡嗡，嗡嗡，蜜蜂来蜇！"可是当克洛弗回头去看的时候，既没有闪电，也没有蜜蜂，从门里飞出来的是彩虹和蝴蝶！



克洛弗紧紧抱着笼子，一路不停地直接跑回了宠物领养处。路上，她瞥见了一只黄色的小鸟，不知道是不是佩妮，但是因为怕坏女巫追上来，她没有停下。她跑过了那棵老橡树，跑过了围成一圈的蘑菇，没过多久就跑到了那片空地，气喘吁吁，大汗淋漓。

宠物领养处就在前面，还是那么歪歪扭扭、苔藓茂盛。这一切让克洛弗心里充满了快乐。

她终于跑上了那条龙尾般弯曲的小径，看见小地精正环抱着双臂站在大门口。克洛弗拍了拍他的头，说道："干得好。"

小地精咕哝一声，立刻就睡着了。

克洛弗打开门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。这里仍然有一股浓浓的烟味儿，让她想起了喷鼻。她还听见后面畜舍里的独角兽的嘶鸣，它们饿了。

哎呀，我还有一大堆活儿得干呢！她想。

克洛弗先把小绿猫从笼子里放了出来。它高兴地跳来跳去，和她一起去喂动物。动物们真的饿了，一头独角兽甚至嚼起了克洛弗的马尾辫！然后，她开始做清洁工作。她从储藏室找到锤子和钉子，修好了被月落踢坏的栏门。以前，她每次用锤子都会砸到自己的手指，可现在她一点儿都不紧张了。她淡定地敲着钉子，一次都没碰到手。她为独角兽的畜栏更换了新的干草，充满干劲儿地打扫了月落和喷鼻的畜栏和圈棚，这样，新来的动物就可以住进来了。她又来到前屋，水桶、拖把、抹布齐上阵，把地板擦得干干净净，把桌子和书架擦得一尘不染。她把地毯拍打干净，还用一大瓶花遮住了桌子上被烧坏的焦黑。当她完成了所有的工作后，整个宠物领养处焕然一新。



一切井井有条，克洛弗甚至还把自己的“问题清单”写了下来，比如“鹰马是什么”“星尘是做什么用的”，这样，对果酱先生提问时，就不会遗漏了。她烧了一壶水，泡了一杯绿茶——为了和小绿猫搭配，然后就和小猫一起窝在了沙发里。

克洛弗一边抚摸着小绿猫，一边等着茶晾凉，想着竟然是自己让坏女巫伟

奇蒂那个预言成了真，这多奇怪啊。有一瞬间，她甚至觉得有点儿对不起伟奇蒂，可是当小猫在她膝上呼噜呼噜地撒娇时，她又觉得特别幸福：坏女巫永远也不会——而且不能——伤害别人了。

过去的几天里发生了太多变化。克洛弗原本不好玩、不走运的暑假变得奇遇连连、令人兴奋。就在几天前，她还不确定魔法是不是真的存在，而现在她知道，答案是肯定的。她不再相信的是自己的“坏运气”。

事情总会有好有坏，重要的是你怎样对待它。克洛弗为自己做过的一切自豪不已——她为动物们找到了适宜恰当的新主人，保护领养处安全无恙，还救了小猫。这些凭着自己力量完成的事情，都令她自豪极了。

虽然不能和爸爸妈妈分享这些经历，可是克洛弗可以肯定，他们一定也会为自己感到骄傲。妈妈说得对：只要你勇敢去做，一定会有好运气的。

克洛弗往茶杯里加了一勺蜂蜜，这时，她有了个好主意。

“我要叫你‘珍奇’，”克洛弗对小猫说，“是‘意外得来的珍奇之喜’的简称。这个名字很适合你。”

小猫摆了摆尾巴，好像在说“赞成”。

克洛弗希望果酱先生能同意，让自己来养这只小猫。

就在她念叨着果酱先生的时候，大门咔嗒一声打开了，果酱先生的声音响了起来：“克洛弗，我回来啦！”

他推开门走进来，吓得珍奇跳起来钻进沙发底下去了。

果酱先生原本尖尖的胡子变得参差不齐，乱糟糟的，一条裤腿的膝盖那里还扯破了。他的靴子上都是泥，外套也破破烂烂，沾上了污渍。不过，他那双蓝眼睛却闪闪发亮，兴奋不已。他看了看屋子里，笑着说：“这儿真是又整洁又安宁呀！连一根马毛都不乱。这么说，这几天没什么事了？没出什么乱子？真抱歉我回来得晚了一点儿，但实在是没办法呀。不过我相信你能胜任的。有你帮忙，我真是走运啊！”



“呃……”克洛弗说，“其实发生了不少事呢！”

“那我真等不及洗耳恭听了。不过，先得办件急事。快出来，我需要你帮忙，把它搬进来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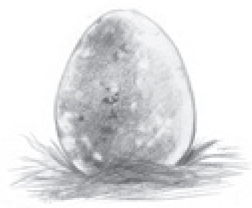
“它？是什么？您救回来的是什么动物啊？”

“它不算是真正的动物吧。至少现在还不是。但是，以后就会变成动物了。小鸟啄蛋壳，就是这么回事。”

“什么意思啊？”克洛弗兴奋得心怦怦跳。

可是果酱先生已经转身走出门去了。

克洛弗连忙跟上，她发觉自己脚步轻盈，一蹦一跳。这一回，她不想改成四平八稳的步子了。



致谢

我相信，在很大程度上，你也找到了自己的好运气，正如本书结尾时的克洛弗一样。不过，说到那些予以帮助、让本书得以问世的人，我却觉得自己的好运气远非来自我的一己之力。感谢以下诸位：我的父亲，我的“果酱先生”；我的母亲和其他家人；我在写作上的知己维基·文斯科尔；我的写作团队“墨索”——蕾切尔·德莱尼，塔尼娅·劳埃德·基，洛里·谢里尔-弗莱明，马里恩·夸尔斯，香农·奥兹尔尼，以及克里斯蒂·格岑；李·爱德华·福迪，他给了我这个故事的灵感；迪米特尔·萨沃夫，他信任我的写作水平；我在写作上的好友詹姆斯和KC，以及全体“风暴之鸦”成员；出色的迪士尼·许珀里翁团队，尤其是斯蒂芬妮·卢里，编辑凯瑟琳·恩代尔和罗滕姆·莫斯科维奇，编辑助理朱莉·穆迪，以及美术设计莎拉·吉林厄姆和乔安·希尔；出色的哈珀·柯林斯团队，尤其是编辑哈德利·戴尔，以及才华横溢的亚历山德拉·博格。特别向我的经纪人埃米莉·范·贝克表示感谢；特别感谢我的丈夫卢克；最后也是最重要的，感谢蒂法妮·斯通细心的校订、建议和付出的时间（还有她的支持克洛弗这套书的家人）。蒂芙，你是最棒的。

凯莉·乔治